龍谿王先生全集

戌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狀誌表傳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

君諱德洪字洪甫初名寬避先世諱以字行姓錢氏吳越武肅王十九代孫甞讀易靈緒山中門人稱爲緒山先生父諱蒙三歲瞽目號心漁翁世家鄧巷被

回祿始儆莫氏以居母馬孺人夢天以祥雲覆列綺繒款款若聯空中呼認太乙字遂驚寤君生太乙天之吉星也意爲傅說列星之兆云君自幼端嚴若成人不作嬰兒之態外舅陳善鑑心漁翁曰奇哉是兒貌莊質粹有儒者氣象吾女有弱息願與爲姻遂許聘是爲朱孺人十五出就里師心漁翁曰吾未五十筋力憊矣百藝淡然惟儒爲席上珍吾所嘗也君慨然有繼述意惟朱子集羣儒大成仰思俯誦夢寐嘗若見之性好博覽而不長於記讀未成誦雖千百弗措也一日誦讀有得晝夜忘寢食遂搆危疾已而悔

之銘其牖曰學貴精不貴博自是功以序進首取學庸覃思四月意有所得徐取傳註或問證之六經四子以次而授隨物觀理充廣知識積久俟其貫通自信以爲朱氏之學在是矣正德巳卯補邑庠弟子舉業日有聲屈其項輩時友人鄭思敬領批主司屬意以爲必中及下第歎曰命之不可必也如是遂輕進取專心以學問爲事讀傳習録與所學未契疑之及陽明夫子平宸濠歸越始决意師事焉夫子還姚君相率諸友范引年管州鄭寅徐珊吳仁柴鳳等數十人闢龍泉中天閣請夫子升座開講君首以所學請

正夫子曰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受授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有悟如大夢之得醒蓋君實倡之也君篤信夫子之學心漁翁恚曰爾固得所師矣恐妨試事奈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漸開朗科第遍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次年嘉靖壬午果中式追惟夫子還越惟予與君二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雎雎相依咸指以爲異言異服共誹訕之予二人毅然弗顧也壬午癸未以來四方從學者

始泉時薛中離鄒東廓王心齋歐陽南野黃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藥湖諸君咸集館下凡有來學者夫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會下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於師以要其成衆中稱爲教授師丙戌予與君同舉南宮不就

廷試而歸夫子迎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店主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旣歸百貨將日積主人可無乏之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益衆或默究或行歌或羣居誦讀或列坐講解予二人往來叅究提醒師門宗教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夫子

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四句爲教法君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謂夫子立教隨時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路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無知之知物即無物之物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而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君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予謂學須自証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定師門教法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丁亥秋夫子將有兩廣之行君謂

予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端四無之說爲上根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起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說破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上根人亦無從接授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若能各舍所見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辨正之論始

歸於一夫子赴兩廣予與君送至嚴灘夫子復申前說二人正好互相爲用弗失吾宗因舉有心是實相無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無心是實相爲問君擬議未及答予曰前所舉是卽本體證工夫後所舉是用工夫合本體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夫子莞爾笑曰可哉此是究極之說汝輩既已見得正好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輕漏泄也二人唯唯而別過江右東廓南野獅泉洛村善山藥湖諸同志二三百人候於南浦請益夫子云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輕言以待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

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德洪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聚處當自有得待予歸未晚也夫子既平思田移鎮南安待命時戊子冬予與君方治裝北行途聞青龍之變往迎喪至廣信議師服君謂寛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訃告四方同門以爲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知其止猶不聞也夫子雖殁其心在宇宙其言在簡編百世以俟聖人知其不可易也馳書心漁翁具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翁曰吾貧冀祿養然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

及歸越襄事時權貴忌師德業之盛盡革身後錫典有司默承風旨媒蝎其家鄉之惡少行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君與予意在保孤寧家爲急遂不忍離相與築室於場妥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守夫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教旨時薛中離以行人會葬恐同門離散因夫子有天眞卜築之期相與捐貲聚材構天眞清舍設夫子像於中堂予二人迭爲居守四方同志士友之來於浙者得有所瞻禮壬辰始與君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部中同年數十人日以五經約會予東西坐

廳勝日出遊歌詠笑談不知守部之困也時臺諫部
院諸同志以吾二人頗有所聞議舉月會商究舊學
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君與予告衆曰同志爲道
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予二人
倡之也未幾君以親老便養乞蘇學教授至則定祀
典申學規進諸生諭曰古之學者必先辨志詞章篆
刻之習藝焉而已同門友聞人銓督學南畿君圖刻
陽明文錄須布多士示之向方日坐道山亭開講吳
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君以進士授職例
得八品俸貲夫皂吏部咨諭所司照例給與君悉辭

之人尤以爲難歲甲午聘主廣東鄉試時監試戴侍
御與君同年盡以試卷屬君得梁津以下七十人乙
未冬丁内艱歸越與親友脩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
監丞申飭監規羣國學弟子立省愆堂諭以省愆之
義悔則吉吝則凶聞者愧服尋陞刑部湖廣司主事
吏部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君善私謂曰君一往見
乃公可得也君歎曰吾豈往見得官者哉循例轉陜
西司員外郎時武定侯郭勛逮事
先帝於藩邸加封翊國公怙寵恣驕勢傾中外適
上夜遊西山召不往給事中高時劾其不領勅下錦

衣獄尋密
旨諭都指揮孫綱去刑具而收葢
先帝之意止欲薄示以法不欲寘之死也已而自都
察院解送刑部勳戚貂璫逮獄者四百人舉司莫敢
按君曰法者
朝廷之法吾惟奉法雖死何避焉嚴飭內外按以違
勑等罪凡數十狀當死高時慮勛按死必從八議欲
誣以不軌君曰罪止於死而誣以重罪何以正法也
奏入
上震怒擲於地不報翌日復

奏不報高諷給事中周亮劾君律法不明遂下鎮撫
司杖送都察院君旣逮疏劾者日上不止
上益怒再收錦衣獄
旨云旣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又敢違
旨卽與不領敕者同罪一勛罪也
上心以處重爲譴而羣議以從輕爲嫌可謂寃矣時
堂官憐君無辜鞫曰爾特署司事耳問官何在答曰
問官亦某一人蓋思保全寮屬不欲嫁禍以自免也
是冬嚴冰坼地積雪盈圜君身嬰三木自分必死獨
念親倚廬無緣面訣魂飛熒熒徧照圜宇乃自歎曰

吾在柙中四肢且不能保思親數千里外不亦幻乎
灑然一空觪聲徹旦日與斛山楊侍郎白樓趙都督
讀書談道趙請曰霸勝受書獄中願從子受易於是
晨夕講易吉凶悔吝之象曠如也與斛山辯無善無
惡之旨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
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至善之體本來虛寂惡
固非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著困學錄生知者不見
困學知者不受困困而學之致命以遂其志又次也
不學則爲下矣勛既死君請曰臣罪當誅親老乞賜
骸骨癸卯

詔革冠帶歸農益君之學得諸生死眞境中益覺自
信獄中嘗寄予書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眞性
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
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九廟成
詔復冠帶閑住聽用先是馬孺人卒於蘇君痛未躋
中壽哀毀成疾玆釋獄生還拜膝下恍若隔世人君
與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懽以順親之心心漁翁臨
訣時問長兒何在君偶出亟歸翁曰兒在吾喜言已
即逝君嘗歎曰使親知我易使親忘我難吾父子之

間庶幾其忘矣君旣釋獄予亦以言官論薦致忤時
宰罷歸山中聚處者二十餘年心迹合併益得以究
極所聞會歸於一竊念吾人所志雖同資性稍異各
有所得力處亦各有受病處予嘗謂君所造大槩已
堅懇凝定中間形跡未盡脫化未可全道功行未脩
或者徹底透露處尚有可商量在君謂徹底未盡透
露此正向來功行之未脩耳功行若脩更無可商量
矣先師云眼前利根之人不易得學者未肯實用克
巳工夫未免在意見上轉遂謂本體可以徑造而得
乃於隨時實用功處往往疎略而不精流入於禪寂

而不自覺甚者恣行無忌猶自信以為本體自然此吾黨立言之過不可以不察也予謂君指點學者之病大槩了了未可執以為定見司馬君實功行非不修說者以為未聞道吾人所學貴在得悟若悟門不開無以徵學一切修行秪益虛妄耳此非言思所能及姑默識之以俟日後之証可也君嘗與季彭山書曰兄與龍谿往復辨論未免各執所見非所以相取也良知是千古靈竅此處信得及徹上徹下何所不通龍谿之見伶俐直截泥功夫於生滅者聞龍谿之言自當省發是龍谿於吾黨學問頭腦大有功力也

但於見上微覺有着處開口論說千轉萬折不出已
意便覺於人言尚有漏落耳觀此君於予言大段已
無逆於心着見之教敢不自勉夫子互相取益之言
庶幾不至辜負耳
穆宗朝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尹校交章薦起以爲潛
心理學可充輔導用之以表儀
朝著足以賛盛世文明之化當事者泥於朝著表儀
之說難以授職優養老臣清朝盛典進階朝列大夫
致仕然以退爲進固非君之願也今
上初即位奉例復進階一級君七十作顧閒疏馳告

四方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少壯則思盡其職以敬業也衰疲則思安其身以全養也故七十在朝則致其仕在家則傳諸子孫皆因時命以順人心雖不專事養生而長生之道未嘗不在其中譬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堯舜耄期亦倦於勤非有所强也自是不復遠遊相期東南同志每歲春秋時祭會於天眞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交脩葢君取友之志未嘗以老而衰也君善攝養去冬始覺少衰今年九月念同志之會忽戒僕束裝西渡寓表忠觀謝絕有司以靜養爲事飲食言笑如常十月廿六日猶衣冠夙興翌日

丑時趺坐氣息忽微奄然逝矣嗚呼痛哉君篤毅悃誠厚於倫理處家庭上下寧過於厚不流於薄居常無惰容雖盛暑必衣冠而坐與門人處以意相授有疑義時啓其機以待其自悟不欲盡發也待子弟嚴而有禮有過則微示之向使人之意自消生平不親貨殖逺歸田三十年未嘗以私請入公門人有寃負則挺身爲之伸雪不以嫌爲避尤篤於孝友與二弟周甫充甫雖各爨同居二十餘年產舍至今未嘗析二弟雖老事之若父母亦不知其爲兄也君善識人大司馬胡梅林方尹姚君曰必爲當今明將勸其讀

先師奏疏公移乙卯倭奴焚掠鄉居君作團練鄉兵議以贊成之首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卒賴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謝君曰始疑公儒門不閒將略乃知善將將也先是陽明夫子年譜三紀未就念菴遺書促之登懷玉山四月而譜成復與予洎念菴校而梓之期於傳信而已同志見示云是譜序學問處詳序其事功處似略何也君曰德業一也舉盛德必云大業舉崇德必云廣業舉進德必云脩業非可以詳略論也古云以至道治身以緒餘土苴治天下國家別而言之猶二之也尚有奇跡奇論非常

情耳目所及者疑於語怪未及纂入夫力亂與神世之所有何獨至於怪而無之但非常道恐滋世人之惑故罕言耳有言行逸稿一編藏而未行盍將有待也自奔喪卒葬以至出仕歸田無一日而忘師教也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沒銳意表章恢復遺墓建葺祠宇置祭田修祀事每歲仲秋大會台杭蘇越族屬二十餘支合祭表忠觀後寢以證譜系聯宗誼載在吳越世家無一日而忘親恩也君自聞學以來無一息不在於道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時江浙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同志士友咸設

皐比以待予亦隨處叅次論說大要發明師教辨析
諸方論學同異之旨使歸於一時海內主盟道術惟
吾夫子與甘泉翁夫子主良知甘泉主天理或問二
教同異君曰汝無求二教之同異求自得焉已矣言
良知則實致其知言天理則實造其理所謂自得也
心一也以其自然之明覺而言謂之良知以其自然
之條理而言謂之天理良知天理豈容有二先輩假
此以示人乃話柄耳若夫致與體認之功迂直煩簡
毫釐之機存乎悟者之自得非可以口舌爭也師門
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閧然指爲異學夫變動周

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
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
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
之以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
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
原是吾儒家常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晉南
宋之君不能爲主偏守一隅甘將中原讓歸夷狄不
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者羣然目以爲迂亦可
哀已此皆君憂道苦心不得已而有言者也君嘗紀
夫子之學有三變其始也泛濫於詞章已而出入二

氏及居夷動忍豁然有悟乃始一意於聖人之學其
立教之法亦三變貴陽以來倡爲知行合一之說知
行二字皆從工夫而言眞知乃所以爲行不行不足
謂之知也滁陽以來則恒教人靜坐道喪教衰人不
知所養狂奔外馳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不得巳而
教之靜坐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葢權法也江西以
來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
卽得本心固無間於動靜也觀於夫子之學與教吾
黨可以自考矣君子應樂旣扶櫬還姚將以是年閏
十二月初三日葬勝歸山玉屏峯下乃述君履歷生

卒歲月并其世系子姓之槩乞狀於予念予與君數
十年交與之情異形同心知君莫如予義不容辭按
先世吳越武肅王六世孫會稽郡王名景泰者尚宋
賢穆大長公主南渡時賜第台州五世孫璋以父弘
祖公守紹興因贅餘姚王氏遂家焉是爲姚之一世
祖也四世祖上元尹伯英入
皇朝與從子古訓並以徵辟甲科顯曾祖師摯祖習
父即心漁翁母馬孺人君生於弘治丙辰十二月二
十二日卒於萬曆甲戌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
九配朱氏嘉靖戊午先君卒子二長應度邑庠生早

卒娶蔡氏成都經歷五臣女次卽應樂舉人娶王氏陽明夫子繼子錦衣千戶正憲女繼娶趙氏二女長適同知史鵷孫舉人銓次適御史鄭寅子庠生安元側室任氏出孫男六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氏人寀娶楊氏人官人寵人寧孫女二長適侍郎龔輝孫庠生徹次適知府嚴中子庠生用明曾孫一曾孫女二君負尚友之志卓然巳有所聞矣雖經濟之業未及槩見平生於此學孜孜力肩發明師門宗教以同於人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巳者非耶君嘗謂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

世見爲見龍之見在田之龍不以位而以德吾人講明正學以待將來爲王者所取法文明之徵也其志徵矣惟有道君子幸惠一言以誌之使得信今而傳後好德之懷憂道之念義兼之矣

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勑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

行狀

君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君生有異質慧頴過人性至孝及長好學不倦習舉子業尚理致不爲浮詞鄉士人多推之早歲喪父晨夕受訓於母雖動履微過必

深自省惕惟恐傷毋之心年十七襲父職素有大志不與時上下居常讀書學古恂恂一儒生也恥事紛逐嘗出舍於教場之側晝則騎射夜則誦讀經史及孫吳兵法留心時務其射法得同官指揮逯黑漢之傳黑漢先胡人相傳以胡射名於中國君師而學焉盡得其術時寧波守寇君天序嚴飭不阿於人見君英采不凡歎曰君鳳鳥也豈終於枳棘者嘗讀孔明寧靜淡泊之語以相期勉君拜而受焉歸以揭諸座右終身誦之君之自立葢有自也正德己卯中浙江武舉庚辰中會試第十八名論將之策有曰將係於

相天下未嘗無將特患無相耳學士石公瑤奇之薦
爲第一衆以其激切時事乃更定焉是年秋視衛篆
冬授以都指揮浙江把總辛巳署都指揮僉事督運
君以母老乞迎養載之舟中以便朝夕時運事艱難
君周旋其間曲盡經畧凡軍士利害得失以身任之
嘗乘小舟攜布衾角巾微服以次追督每止宿諸艎
船中夜則秉火發牘料理諸事舳艫聯絡而進上官
服其能有所建白可否必咨訪於君而後决先是運
軍貸負世家每船未抵灣逼於勢必先償私負而後
及於官君嚴法禁之欲行奏免衆皆讋服其稽覈錢

糧別立紀籍以便查檢不恃文案吏胥不得緣以爲
奸通州久雨渰濘官途車泥日不能進數里且有覆
陷之患乃冒雨經度地形請戶兵二部通州西首有
裏路一帶直抵東直門路頗平夷惟五里屯車路口
二處淤泥挑戽修甃不過用千夫之力三日可辦待
有餘力摘撥軍修甃大王庄等處以達朝陽門兩路
並進運始無滯相沿遂爲遠利歲大歉兩淮千里無
煙人食草根木皮餓殍徧郊野君建議請於漕運欲
候題准始發賑君曰人命旦夕不能待候
命而發將無噍類矣舊制非奉

旨擅發運米者罪抵死君慨然曰予忍以一身易萬姓之命乎卽先以所督運米發賑之流民存活者數萬計人咸爲危當事者廉君舍身任事竟得減免一夕昏暈氣絶詰旦始甦謂家人曰予夢天神詔予曰汝先世皆壽促上帝憐汝舍身救人益汝壽若干年其事若幻然君一念精誠所感不可誣也嘉靖乙酉推浙江掌印都指揮介靖自持分别賢不肖一出至公定海指揮某者以才能見拔嘗齎數百金求謁謝候月餘知不可溷乃已鎭守中官爲其親故請托君正色拒之時鎭守之權方重或爲君慮君曰吾不爲

一官去留以屈其法其廉毅不阿皆此類也丁亥以病在告時君苦病羸食減神憊有道人爲君療治盡徹所御豐裀厚味室中惟設一床藉以薦藁日夕量進蔬粥屛絕親交往來閱月病良已益信澹泊有益於人也已丑推南京大教場坐營董營事時營伍凋瘵兵多病苦流亡君徧撫病卒煑粥和藥以濟之又爲立法使軍士自相保恤有把總一二人恃魏國之勢作威虐衆不循法制君痛懲之無所忌魏國聲言欲窘辱君君以禮自防卒亦不能中也後反遂爲相知居常寄處僧寺中蕭然有遺世之志晝夜惟設一

几整衾而坐未嘗就枕曰母爲惰氣所勝也辛卯復告病歸杭壬辰推江西掌印都指揮辭病不赴母王恭人病劇君侍湯藥晝夜不解帶禱於北斗願以身代癸未居母喪哀慟數暈絕家人勸以節哀則愈痛哭不勝曰母死何以身爲也是年冬陞漕運叅將時河道淺涸

朝廷特設都御史以理之至侵漕職君乃條疏以請論漕運二事原不相離正其職守之規君慮漕河通塞不常復議爲三路轉運之法先於衞輝府置倉每年糧運以十分之二就中都運船兑鳳陽等府糧米

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海運雖爲巳棄之策然訪之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而行其去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鈌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厚與雇値歲量運米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使通海運舊路與原運漕河申復舊制明其疏濬之法使三路並行以備不虞時運船艱阻君議處起糧出凍之策每年八九月運船輳集灣中苦於擠泊不惟起剝艱難且有火盜之患天津丁字沽桃花口一帶俱堪起糧薮由武清縣馬駒直達京師爲近其京糧車脚

銀兩比之張家灣起米進倉所費亦略相當議將丁
字沽一帶凍阻運船通起京糧天津以南一帶凍阻
運船通起通糧分撥通糧船隻脚價空貼京糧總不
失京通兌改三七四六之數已而帮船火起致毀空
船數百餘艘衆始服君之先見丙申推南京錦衣衛
僉書壬寅復以病乞歸當事者惜君之才准令在任
調治癸卯推廣西副總兵至臨江復以病乞歸丙午
詔起爲左軍都督漕運總兵下車之日淮民拜舞於
道私相慶曰此前好道舍命活民叅將萬侯也君申
明法令禁賭博遊食之徒咸使務本開荒蕪之地以

給之民皆樂業焉是年水患異常漂流船米軍士死者若干人君奏比照洪閘遇災事例以該帮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扣數折補其渰沒官軍照例應支俸糧并羨餘銀兩全給其家以示存恤軍旗既免賠賍之苦而且有賑恤之惠君之周慮皆此類也又議處折銀謂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如豐年米賤則全運本色以充京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以存

國計凡本色至京計其沿途所費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貴得而賤用甚可惜也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

支其所儲本色候米貴之年支給不致取盈以病吾
民公家所獲之利既倍而漕運之費亦省京師米價
可平而軍士亦無缺糧之歎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
今之本折實寓常平惟在調停損益而已君以和顏
接下各總運屬守法奉職待之殷勤甚備其有恃勢
掊衆委輸浩穰秪爲私槖者君一一繩之以法不率
則奏易其人軍吏鼓舞懷畏漕政肅然且曰
祖宗設立漕運原有深意天下運船萬艘計運米四
百萬石每船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
京師非徒以裕國用固將以壯軍容戒不虞也百餘

年來漸失初意名爲總兵而實無兵可總况近年盜賊流刼所在而有不可不爲之慮議欲於各船量制兵器統以什伍沿途操練以備非常時方謂迂不知君爲慮遠矣時山東單縣妖賊謝漢惠金等作亂徐淮騷然淮城久虛無兵君晝夜操習召募鹽徒敢死之士及盜賊爲兵皆給免帖厚與撫恤擇其尤者以爲之長嘗曰收錄此輩非惟增我之兵實所以減敵之黨也尋遷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時代督漕者顧鎮遠侯寰君悉以漕政利弊與已之所欲行者傾心告之南樞淸暇無簿書之擾益得以潛心所學一時

士大夫或究理道或商經濟或訂詩文或談玄宗各以所得相証君虛心樂與翕然風動庚戌復以病乞歸優游湖山間蕭然物外不以冠裳形迹自累時與予閒

本朝名臣奏議及十三省九邊圖考採其關於
國體切於時政事宜彙成一書名經濟錄且曰人生於世有一日之益然後可以享一日之養閒居無事庶幾以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壬子春海寇初亂人心洶洶君雖在告憂懷激發慨然有澄清海甸之志深究亂所由起欲治其原時槐溪孫公宏軾爲寧波

守君備陳海上事宜屢以書告言極忠懇繼聞黃巖失守寢食俱廢常中夜披衣步中庭長呼曰事漸大矣不覺煩懣是時賊首王五峯號聚倭夷衆猶以良賈目之未顯明其爲賊君乃作海寇議大意欲明正王五峯之罪嚴禁通番以絕其黨或曰此議一出關君門戶事不小君曰吾世受　國恩不論事權之法與否義當捐軀以報他何所顧也是歲巡撫王公忬問策於君君忻然爲之百計規畫誘致賊中黨與多設間諜以圖密擒之計曰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若徒以兵革相向不治其本財殫力竭禍敗無涯

矣因條十一事致之愚質公論議不合事機屢失遂抑鬱成疾嘗歎曰古人一言不售遂致疽背而死亦一念激憤所致耳我學道之人於此不能擺脫寧爲我累乎每自解慰竟不能釋然癸丑夏海寇犯赭山賊衆慓悍官兵屢北杭城震驚時巡撫王公出巡海上左布政游公居敬强君出君慨然任其事乃單騎出城相度形勢以鼓人心旣而曰此輩羸敝之卒不可恃也急歸選募方僧爲兵倉卒召集咸曰菩薩出世救人我輩寧愛一死乎一日夜得二百人遂召壻指揮吳懋宣將以統之君送至月堂寺勞軍戒之曰

夷賊狡猾相機而進慎毋輕敵懋宣是夜聞賊據民
舍遂率僧衆進焚其巢奮勇前驅斬其先鋒數人賊
稍遁遂乘勝追擊斬獲數十人餘黨奔竄山谷間懋
宣恃勝獨窮追爲餘賊所殪賊亦隨遁城中賴以獲
安時有五峯謀士某者潛居内地巡按趙公炳然獲
奸細并其所與謀士書中稱蘭谷先生不知其爲誰
因密示君君歸訪旬日得其姓名卽擒其人趙公駭
然曰公智策何神也君以陸戰屢失欲截之海上以
爲沿海下八山人時常入海販鮮採樵習知水戰爲
賊所憚年來困於生理俱欲爲兵不然且將從賊亟

須召募駕船給以火藥兵器分泊於陳錢馬磧大衢等山要害之處遇有賊船經過併力截殺毋令登岸内地始保無虞亦以所議不合而止甲寅春復詔起為南京都督僉書聞嘉興蘇松通泰諸路賊報甚急歎曰東南財賦之衝為　國家命脉所係而殘破如此尚可泄泄為耶乃變産聚糧倡集下八山水兵併僧兵合八百人以進時竹墟居公大山巡撫直隸君謂曰欲固留都根本先守蘇州此要地也乃為指畫要害分兵截守復以下八山水兵五百屬之軍門發往江陰駕領福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自嘉定

太倉而來遂率所隨僧兵往禦之猝與賊遇於婁門陽涇橋時兵備諸將領皆微服潛入城君以孤軍在外誓與賊死戰乃拒河以守分爲三隊先發火器以挫其先鋒一兵手戰慄不能灼火君拔劒斫其背自往灼之衆乃奮力前進殪十數人俄而賊夥分爲四支紛遶衝突我兵衆寡不支遂奔潰君方督戰在後被流矢中肩渡河溺水自分必死幸而獲免二義兒力戰俱殞於敵遂裹瘡力疾趨留都至毘陵會荆川唐公順之談及時事荆川曰忠誠如君貫乎日月世所難也時尚書張公經爲總制乃作書以告終始主

於截海之說君至督府病勢復作下血數斗幾暈絕右手足漸成痿痺伏枕三月猶日以地方爲憂因陳固守京畿之策以告當路吉陽何公遷大洲趙公貞吉兩溪萬公恭聞君之議翕然是之以語於總制張公乃强君以出君扶病就道與武庫郎中譚君綸兼程趨吳中募兵度地築臺置柵開濠設險爲拒守之計至嘉興値大夥賊自平望來勢甚熾君曰此賊重載而還志戀財貨可要擊而破也遂親詣戰地布險設伏分立奇兵水陸並進期在必克張公堅執不從惟欲收兵閉門以待其去君不勝憤激變色而作曰

若賊來惟欲閉門棄其四隣而不顧何用總制爲也
事皆掣肘不遂坐中忽昏暈絶去急進湯藥始甦自
此語言蹇澁口吻流涎臂足愈痺精神恍惚健忘方
欲辭病復
詔爲提督漕運君以
特命不敢遽辭乃沿途倩醫調治赴任月餘值倭寇
犯鹽城先期漕運巡撫鄭公曉出巡揚州料理通泰
兵事君在淮鄭公行文欲調兵守廟灣君測曰此賊
必赴雲梯關若守廟灣則緩急無及矣後賊果趨雲
梯見有備尋遁去己卯秋病勢轉劇上疏歷陳得病

之由懇疏乞歸未幾復推為浙直海防總兵官言者
謂君病久不堪任事始得以前
旨歸山中君曰吾此歸已成廢人惟須靜養以卒舊
業不復更以世事攖懷也未幾忽疾大作痰火上壅
一夕而卒時丙辰正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為弘治
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君生平志於古
人之學才長於經濟性素沖雅樂與方外人交嘗曰
枯淡寂寞乃近於道一切世紛塵擾徒喪精神且增
罪業無益也君官四十餘年終始以廉介自禔不淄
於利居無華飾衣無紈綺食無豐味每遇賓會盛饌

繁樂則辭而避之君屢病陳乞歸不受祿曰居官任
事猶懼不勝矧今閒居可坐享耶雖君苦行達於盈
虧亦天性然也君兩爲督府不爲父母請贈人或以
爲非君曰吾家世祿身爲列侯計功稽賜所負已多
猶爲不足耶逆推父母之心缺此一贈知亦安也君
性純孝痛父早亡事母如父愛而能敬事姊恭養如
母族弟襄家落矣君爲搆居置產授貲娶室訓育其
子終始保翼冀其有成曰此吾祖宗支裔也君追念
外家王氏之德而憫其無嗣爲之卜地西溪先隴之
右立祠以祀名爲報本堂示不忘本之意云君居家

不事殺牲惟食淨肉二子分授產百畝僅使足用勿令羨餘雖寸帛尺絲必關白而後用以防其侈心君於每歲之入約爲四分一以供公賦一以裕家用一以給賓交一以賑貧乏嘗欲於宅後增建一樓已積米百餘石工料咸集術者以方向爲忌即盡以所積散給諸山行僧及親友之貧者凡居官積俸未嘗益產業亦以助給施之用甚至易衣脫家人簪珥以繼之人或以爲癡君曰財者世間流通之物譬如元氣周身纔有壅滯即能生疾吾見世人之癡耳君屢病乞賜嘗居西溪之山九沙環抱君築室其間名九沙

草堂因自號九沙山人幅巾布袍混迹緇素墾山力
田以給饘粥歳釀酒鄉耆野老相與聚樂鼓缶而歌
意曠如也巳亥歳大歉疫癘盛行餓殍積野君見之
惻然乃於招慶寺開堂施藥以療之擇信行頭陀有
幹濟者施米煮粥以次分給君時攝衣策杖經理其
間或以疫染沮君君曰若輩獨非人乎苟可以利人
所不辭也時杭守希齋陳君仕賢聞而歎曰是吾守
土之責胡獨以勞君乃相率僚屬捐俸出餼以贊助
之存活者千萬人遠近賴焉君嘗遊伏牛山躋嶺半
忽見曉日初昇赤光閃爍恍惚中若有証悟曰人心

不當如是耶伏牛道場火坑鍊魔晝夜不息君慨然曰吾人爲習氣所勝反視此輩不如欲望成道得乎君嘗隱名姓作雲遊道人歲除之宜興善權寺僧方擊牲盛會拒而不納不得已處之隘室君藉草爲床與一僕拾薪煑粥以給後詗知爲君惶懼乞哀君笑曰不足異也乃更爲募緣開剏禪室仍令坐禪誦經寺僧化之皆戒殺崇禮禪教至今守之君久處善權乘輿著感遇述懷諸詩時予與荊川過訪因出所作以示荊川曰諸作皆絕去言詮坐證玄理深得蘇州三昧亦豈有山靈之助乎予曰以此游戲則可若作

印證又落詩魔矣君赴廣西途中以病陳乞候命於臨江時念菴羅君洪先問疾於天王寺以其所得相證君謂曰兄夙發真心固應有此入處然此猶涉解悟未可遽以為得正好着力研窮必盡去此礙膺之物第一要絕口弗談性命第二要將一切世事俱看得破如夢幻一般觸處洞然頭頭明了譬之鑽木逢煙切莫住手到得煙消木盡卽究竟法因微示指歸念菴躍然自謂得所証也君極喜食楊梅西溪遶山麓植楊梅百餘本雖遠出數百里外及期必趨歸就食日啗千餘顆不厭或宦涉不得歸談及則口

津津神若與往時注懷寄咏悠然有蓴鱸之興云君每與予出遊必多齎丸散膏劑諸藥餌灼艾寶鑑宗鏡諸集經驗滋補諸方書及仙佛圖像偈讃諸卷附擔以行沿途施與每至郊壥聚落相聯乞求者至三二百人君皆忻然延接以次酬給不以爲煩遇有貧厄煢苦間以錢帛雜施之其樂於施捨利濟人皆此類也然絶不喜與生徒會聚每逢東南會所見予衆中相酬答輙避處隱房衆或强見之終非所樂也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以意氣形迹往來比挽牽扯門面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之

磨刀片石縱使少有淬礪自家所損亦多矣待彼此機緣到時偶一成就未爲晚也予曰此意不講已數百年幾成絶學況成就人才非徒爲人實以自爲所謂教學相長著待其憤悱然後開口明道所謂法堂前草深一丈非取友求益之初心矣余語君以良知之說君未以爲然君嘗與予論格致之旨以爲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葢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千態萬狀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謂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予曰君所

說格物正是說了致知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眞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明明德在於親民明德卽所謂致知親民卽所謂格物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然吾兄所見已是說歸心上與後儒在物上求理者不同如此用功久當歸一未須屑屑在言句上求同異也君平生不信養生之說修短自有數如旦暮必然昔人謂五情喜怒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尚厭其多況久生乎吾不欲軀殼上復添一念也亦

絕不喜人談說性命曰學者之事務在躬行夫子教
人只是文行忠信至於命與仁則罕言之纔涉言語
勘到極精微極惓切處總謂之魔不離文字見解而
已海內士夫以君好與方外交遊嘗以火候藥物爲
問君曰心體卽是藥物格物卽是火候一點靈明徹
底光透則火藥一矣時有兵憲來問慈悲解脫之說
君答之曰於人無所不愛是爲慈悲貪官污吏之害
人者毅然去之是爲解脫二者惟君所行但看時節
因緣一見之耳君于外方禪衲素所尊禮者爲小達
摩風自然二人余皆及見之達摩嘗謂金鱗脫網離

不得水子訝曰還有這箇在果能飛騰變化何論離
與不離乎一日自然顛躍放歌跳舞縱口罵人若狂
若癡予戲曰好箇禪定頭陀已而忽收膝枯坐若木
偶人復戲曰何作此散亂伎倆耶君聞之笑曰龍谿
饒舌吾於達摩表行於自然表智皆吾助道資糧也
緒山嘗以收放心說示君君辨曰子謂求之未放之
心使不馳於物無乃有以制之乎求是尋求之義苟
求得其體則千條萬緒紛然而馳者皆此體之呈見
即無放與不放也不得其體雖時時存之猶放也以
心制心是二之也循其所是而去其所非是取舍之

心未忘乃知識也非不識不知也皆放也予謂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是矣而又云馳於物又誰馳也君遇應酬煩悶或思慮耗竭即欲以他玩適事換境解之以此爲滋養予曰此猶是移接之法若能當下回照弗令煩耗方是不轉換功夫君曰纔有回照即落漸法予曰若論頓法酬應思慮覩體瑩然煩悶耗竭從何得來總有煩耗乃是習氣消化未盡照破即了更無回換亦是頓法須是眞悟眞修始得非言語所能凑泊也君嘗自謂色根名根漸覺消脫無染予曰談何容易昔人謂因情欲而正性命萬病之根惟色

難拔君於色之一事原作游戲看這臭皮囊原不堪愛惜且置若夫名之一事君以爲無染處正恐落在好名窠臼不可不察也時有誣毀君者君聞悄然久之適傳薦君邸報見之微笑予從旁戲曰這是恁麽根大抵豪傑漢多落此病以其要好之心太勝故也君每與予料事自以爲神耶志弱不能深慮苦思得其大較了了而止時有厭心或并置之亦無成心以是爲超脫嘗謂予志强善思慮且機圓無滯可以應變成務予亦不能自知也君作詩本於性情和平婉切頗得陶韋精意荊山深許之君亦自信其作文明

達疎暢直寫所見如江河順流而下意盡而辭止荊川嘗曰鹿園爲詩已得狆淡一路爲文直達漸已脫去俗套纏繞若夫體裁奇崛險健雄怪與夫紆徐幽眇以虚爲用之機括更須有商量耳君諳練典故不爲好奇喜新之論遇事必虚心經畫究其立法之原嘗謂

祖宗舊制皆有深意存得舊法一分則養得一分元氣若以聰明妄意更張則元氣索矣君四爲漕運叅總經歷三四十年於漕政猶爲精達論我

朝漕政歷代損益以来凡五變自海運變而爲轉運

變而兌運又變而爲長運其後淮徐臨德四倉支運
米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軍名爲改兌始有定制
爾君嘗爲淮徐臨德天津五處置倉正爲轉運之計
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皆設鎮守兵備萬一京師
及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其慮甚遠而今皆廢之非立
法之初意矣若夫一切法制變更之由與夫隨時經
略之詳載諸通志議單可考覆也君在漕部院監司
先後薦者無慮數十雖知君有詳略大旨以君爲廉
毅翀雅優於經濟則未嘗不同也君嘗修砌常山石
路八十餘里餘杭女兒橋路若干里蘇州楓橋若干

里修佛氏造橋梁若干處君皆隨分自盡此心非以求福利也君所註述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居常與予證究斯義謂明德於天下是吾儒大願力舍此皆爲小乘之法謂未發之中無聲無臭即虞廷道心之微戒慎恐懼是由人道以達於天之功精一之學也謂顏氏曾氏是頓漸二教謂集義養氣是孟氏盡性致命之學大都取裁於心於聖賢說旨多有所發非苟然者他有灼艾諸集唐詩彙選萬氏家藏諸方書行於世君平生勞心盡節夙夜思誠憂國濟人忠懇之志終始一節無間於出處卒之前半

月聞倭寇之報猶欲集鄉兵爲守境之計制竹銃火砲等器又圖截海數策欲告之當路不果其切齒東南忠憤一念至死猶不能忘嗚呼可謂忠矣君姓本畢萬之後漢唐以來家藏譜系屢遭兵燹無有存者
祖禮四府君元時世居鳳陽定遠縣東廓鄉義門堡生義八府君其名字皆可考義八生斌舊名國珍生而頎長有文武才元季兵亂甲午首率義兵歸我
太祖高皇帝爲易今名充萬戶下滁城平河陽拔儀眞剿平僞官姜萬戶定濠及泗洪武戊申以功授武略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向克復中原守永平攻

永平衛副千戶及進征沙漠力戰而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即君之始祖也斌生鍾洪武九年授龍驤衛副千戶十七年甲子受命將兵寧波駕戈船備倭丁卯移至東門邊高麗日本諸島夷備禦有功

賜第於寧波郡學之東始家焉乙亥秋以老年

詔取赴京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以罪謫戍交阯死於兵無嗣弟文繼襲永樂丁酉倭夷入寇率舟師出海禦之戰於蓮花洋獲巨艦擒首衆百五十人明年戊戌師次桃渚射中龍目颶作覆舟溺死文生全性度寬簡以善存心念曾祖及考

皆以王事死而大母洎母皆守志貞固乃繪像表爲四忠三節修世譜以叙全生禧禧生齡椿字有年號愼菴即君之父也器量寛厚與物無忤雅好儒術尤究心釋典鄉人稱爲萬彌陀略於世事家貧以文史自娱晏如也君娶方氏故南直隸提學御史方公誌之孫女側室王氏蘇州府學教授王君某之孫女子二長謙甬寧波府學生王出娶兵部尚書甬川張公邦奇之女次達甬襲寧波衛指揮僉事方出娶禮部侍郎致齋黄公宗明之孫女女二長適杭州衛指揮同知吳懋宣陣亡次適學士北川吳公惠之孫寧波

府學生師道長生孫女二人次生孫男二人俱幼君交遊半於海內念菴荊川緒山及予三數人尤爲相知予與君居聯迹比臭味尤同君以病在告者數四燕處湖山遊歷江墅與夫名區勝地道院僧廬凡可寄跡游衍之處多與之俱其寢興食飲動息言笑與夫逆順易險戚忻喧寂之途迹無不同而情未嘗不相忘也故予自謂平生交與知君爲甚深雖微言細行幽居褻處之迹察君爲甚密君之隱志固有家人不及知而予獨與知者所謂相視莫逆非耶謹次序歷官行事出處與夫論學之槩表而著之君之學雖

混迹方外而實欲以賢聖為宗君之為政在漕日久故述其漕政為獨詳若夫軍旅之事世或以為非君所長大抵因人立事多掣肘不能自遂其大較亦略可見使其獨任專責發之以精誠要其所終當亦必有可觀者矣而必欲以區區狀貌槩之則輕裘羽扇不任鞍馬獨非名將耶海内名筆必有信予之言為之勒銘以傳者矣

誥封何母沈夫人行狀

沈夫人大司寇沅溪何公之配也古蕭長航里人先籍姑蘇宋南渡有諱衡者始遷蕭二十七傳而有湘

潭令航南先生即夫人之父也夫人生時先生夢緋
袍神人授之女既覺異香馥馥先生大奇之稍長端
靚寡言笑其曾叔大父侍御公及外大父魏文靖公
僉謂航南先生曰此女後當大貴務甚相攸大司空
石湖何先生遂爲仲嗣請婚即沅溪公也婚未踰月
公領鄉薦不及對公車而返夫人勞苦之且曰器利
則堅入物美則價售何患弗第淬厲三年舉進士初
授刑部主事值
武皇帝南狩公毅然諫止之人懼禍不測夫人獨曰
臣子批鱗分也苟計禍福何庸此肉食者爲疏上卒

受　廷杖然而直聲藉藉宇內矣則夫人成之云及
公歷刑部郎中尋僉湖廣憲事一夕閱死囚牘夫人
秉間進曰妾聞刑官多無後意爲積寃所斬君年四
十矣即有媵而無嗣盍思所以衍其澤乎公頷之奉
檄録囚得從末減者千餘人湖湘之間號無寃民踰
年即舉子嘉靖丙午巡撫山東殪妖賊柄國者嫉之
逮擊至京人人爲公危夫人慰之曰殪妖事終直況
上英斷必無他故果得白尋以應天府丞歷任至刑
部尚書夫人謂公曰君繼先大夫爲正卿受　國恩
至渥矣幸毋縻祿以虛若位昭令德公居部五年申

飭邦政允孚

帝心爲一代名臣多夫人內助力也時公年週封數
幡然有止足之思夫人力贊其決家食三年而公捐
賓客又二十三年而夫人歿葢萬曆九年十月十一
日也距生弘治甲寅仲春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七矣
夫人醇夷簡淡居常默默不欲以賢先人至擘畫大
策引於正經則每每以片言定性至孝事石湖公及
唐孫郭三夫人謹甘毳能出諸姒右故咸得其驩心
且恂恂以身下諸姒卽拂意恬不形色人尤難之先
是夫人舉女二顧不宜子則惓惓以多娶勸公時尚

盛年也及納媵綽有樛木風故和氣所鍾周舉子者三俞舉女者一則余子婦也夫人咸煦而育之不啻已出嘗戒長君曰世祿之家多以驕侈敗若父承先大夫之澤不廢學且儉素匙絖綺習故得至今日若勉之幸毋隳先人志業則孝矣及公捐背即以家政付周惟淨室焚香祝諸貝佛邇淑覺崇祜而已平生無他嗜好晉封二品夫人猶不欲裂一帛為衣自郎官登八座隨宦者四十餘禩橐無寸錦益夫人性儉朴尤不恡施予人有求者無弗應嘉靖丙寅歲大祲饑民走死夫人出所儲廩之凡夙券逋租悉行蠲貸

遠近賴以全活者無算故歿之日人無少長咸痛悼焉子三長景麟以廕授官前軍都督府經歷先夫人卒娶嵩明州同知來公端蒙女仲景憲國子生娶太學生吳公萬女季景丞國子生娶舉人朱公奎女俱側室封宜人周出也女二長適大中丞周公禪子庠生洽夫人出也次卽適余季子巳卯舉人應吉側室俞出也孫男七繼植娶湖廣按察司副使駱公問禮女繼懋娶江浦三尹王公壯女繼勳聘宜興令郁公言女繼楨聘按察使沈公寅女繼國聘河南按察司僉事黃公猷吉女繼紳聘舉人陳公鵠女繼綬聘柳

州府知府鄭公舜臣子一鵾女孫七一適禮部右侍郎朱公賡子廪生敬循二出繼夫人女周適舉人馬公蘊子文雍三適太學生來公自明子一貫四許配廣西按察司僉事來公經濟子宗孟五許配衞輝府同知祝公教子六許配湖廣按察使胡公邦奇子純臣七未字曾孫一曾孫女一夫人卒之二年仲嗣憲將詣

闕請 卹典合葬謂親且知者莫如余當爲夫人狀不肖辱司寇公交雅有年凡内外事頗稔知之姑據見聞以摭其梗槩如此顧不嫺於文徼惠作者志之

銘之以垂不朽云爾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志銘

嘉靖癸丑二月十七日南玄戚君以病卒於家予聞訃既哭諸寢亟走全椒爲文以哀之明年甲寅春再往展墓尋經紀其家政諸孤汝學輩持念菴羅達夫所述狀乞銘於予嗚呼銘豈待於乞耶君之知予予之受知於君三十年於兹吉凶同患之迹大道同軀之志無間死生雖微羅君之狀與諸孤之請誌以銘之固所自盡也君諱賢字秀夫別號南山晩更號南玄父永富號思菴祖敏綱曾祖通高祖勝三先世居

溧陽本姓胡氏元末有初五者避亂江北始徙金椒居焉即滕三之父而君始遷祖也世業農通弱冠役京師見達官貴人屏足以歎深心慕之妻鄒病難子聞儒家石經歷有女賢意得子且傳其業因謀聘娶敏綱石所出也通九十二而卒比葬有異人指其地謂思菴曰葬此十年官人生且當以儒術鳴世逾年夜夢一兒從天門躍下搴裳走抱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十五日也思菴始生二子華珊皆業農晚生幼子明早盲獨君頴異多慧而力弱不任耕傳聞祖上歎慕之說及異人之言輒慨憤誓必讀書爲儒生

而思菴性不喜書每苦以重負時匿走隣叟家誦讀
是時全椒少文墨吏縣欲强佐書史君避不就會提
學御史行縣投試補附學生明年正德壬申補增廣
生君家貧不給於養且刻志業舉子久之得血疾母
劉卒過哀庳臥者數年二十九始娶印氏是爲印孺
人嘉靖壬午補學生乙酉中南畿鄉試丙戌會試三
原馬公理賞其文遂舉進士初授浙江歸安縣知縣
有治聲庚寅丁繼母羅氏憂壬辰服除補授唐縣知
縣三月而化行選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一時諫
垣倚以爲重明年副安遠侯柳珣冊立荊王是時虜

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罪異狀

上特命君往按事進兵科右給事中事還擢工科都

給事中丙申在告戊戌丁繼母朱氏憂辛丑服除補

刑科都給事中未幾

太廟災君上進賢退不肖疏遂落職居家十二年以

卒君之在歸安也孜孜民隱且善於馭物湖郡素稱

豐腴凡部使至有司疑畏厨傳供億務為華腆君酌

廪餼少足備儀而止歲省費數千金凡徭役有紀籍

貧富以等無不均之歎見惡輒鋤奸無所容然時時

越法縱舍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而山谷

頑悍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涕泣而歸款於君
之一言者善操持下皆此類也君待士夫以禮而約
巳峻潔人不敢緇涸時巡行屏斥騶衞民有小訟立
與辨釋市肆充溢過無所擾民益稱便君素有心計
善剸算能察人之私盜未發而覺無所藏匿其毀廢
蕭總管祠袪惑且燭奸人尤服其敏慧唐縣民愿而
孱君悉心撫字清訟省徭賑饑券粟崇禮教黜淫祠
興治如歸安而法更省便邑繁簡使然也君既選吏
科逾年奉使三邊過慶都慶都爲唐越境唐之人聞
之合官者暨士庶凡數百人悉出遮道擁留涕泣不忍

別比其返也復攀臥如前不爲倦後十餘年御史蕭祥曜過其地聞絃歌之聲詢其自知爲君之遺敎也乃爲詩刻石以紀君之善政有風流縣令今何在猶聽閭閻鼓瑟聲之句云往者君去歸安邑副使施儒爲作公懷卷今去唐邑進士劉乾爲作嘉政録民到於今誦之其勘陝西功罪略支節而存本實不矯不阿人尤以爲識大體云君先後在諫垣乙未春入覲官例行考察君念正統以還例益嚴刻嘉靖間當事有所嫌怒輒假以中傷陽明先生在兩廣時嘗具疏凡被斥受誣許大臣各舉所知以請君然之以爲進

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心迹之間不可不辨乃上論捄之疏

上覽奏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汪冢宰某被謫而叅議韋商臣王臣輩素爲當事者嫌怒至是果皆被黜即論捄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在内閣輔臣幷上罪狀

上信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一言去兩大臣餘黨亦稍稍放逐士路爲之一清漕河淤阻復請如

御史徐九臯議開范光湖月河以通運餉辛丑

廷試進士

上以　皇太子漸長欲選舉庶吉士待用因委輔臣
命下而緣幸競進如市守巳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
法不從本實背書作課詭時諧俗徒事紛囂非所以
儲真才也乃上疏凡所選欲盡從人望不以甲第名
爲限仍擇仁賢爲之師模不以資品爲序及
上用君之言諸大臣益叢怒比災諸大臣應
詔自陳君冀因此有所更置乃上疏自大臣以下極
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數人以爲可以
備清班顧問而不肖與焉其論列者皆據權寵有勢
力而舉者爲尚書聞淵熊浹劉天和都御史萬鏜侍

郎呂柟太常卿魏校都給事中魏良弼御史程啓充
馬明衡主事程文德叅議徐樾輩皆被廢與疎遠之
人且予不肖謬以談學取憎會疏俱失内指草
制答疏指爲僞學小人黨同妄薦時君連者五人君
草疏回話悉推去之而直引以爲已罪坐謫山東布
政司都事尋致仕去巡撫都御史曾公銑與諸大臣
言官累疏論薦謂君才可任安攘至計而卒未之起
予隨亦以病陳乞去位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先是陽
明先師爲滁州太僕少卿君嘗於諸生中旅見未信
其學甲申歲有傳先生論學諸書讀之有契於心及

授歸安致狀稟學先師答之曰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子以邁往之資加之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掃浮雲而覩白日何俟他求乎君自此益信此學不從外得主先師之言爲宗依未幾先生卒於兩廣之役而鄉里中不逞者遂誣先生在時所爲不法訟之巡按御史御史不能决君謂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無復可疑亦何事較量公但奉

朝廷追卹至意隆禮致祭厚恤其家小人觀望所係當自懾服御史如其言羣議頓息時學禁方嚴士以

講學爲諱予嘗同石廉伯訪君於歸安君心向之而迹猶有所泥予諷曰學貴專一既巳相信惟在出頭擔當共臻遠業若猶脚踏兩家船依違其間非所以望於豪傑也君改容謝自是身任此學一切應感是非取裁於心不復牽於稱譏利害之迹政既宜民慨然以興學爲務乃集邑中才俊文學數十輩於胡安定書院延同年唐子鎮主教事君時往叅督之以爲人心萬物皆備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牿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白日翳於重雲貞明之體原無加損也聞之陽明先生說如

是一時士習有所興起會中相繼多聞人君發之也
君在京師講學者日衆每大都聚會君多發難以起
談端互相辨詰衆有論議不能相下至動氣求勝者
君面折曰勝心未降所講何學或有談及二氏之學
者君正色阻之以爲吾儒之學主於經世本心明察
不離倫物感應二氏雖窮極神化要之外於倫理無
補於世古人謂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且道艮
背行庭是何義諸君不此之究反藉彼以爲入路徒
使端緒龎雜闕於正宗惑亦甚矣一日衆舉顏子喟
然一歎爲問予偶答曰此處何異談禪誘是引誘之

誘因舉黃葉止兒啼公案爲證君勃然曰龍谿超悟
爲吾黨宗盟亦爲是言耶何以示訓予竦然愧謝萬
鹿園以漕事入京會君於邸舍論學君戲曰鹿園名
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鹿園曰南玄名爲宗儒
實未見性是癡秀才因大笑而别君與人言皆以良
知之說爲主執之甚堅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口津
目熒隨機喻物披露心膽衆有論說不一者時時謬
以不肖之言爲證不明不已壬辰癸巳間海陽翁東
涯陳碧洋林東莆貴溪徐波石海陵林東城閩王遵
巖林巽峯乙未丙申間蜀中趙大洲胡青巖江右敖

夢坡山東葛雙石關中咎北谷輩皆以豪傑自命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帖帖受繩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十數人君於此十數人無間遠邇離合意見悃誠以志相應不幸羅禍與被厄者不遠千里資遣攝護惟恐不及王蘗谷唐荊川嘗偕予往訪君於南譙返至江浦白馬寺談及眞性流行自然之旨先年白沙定山二先生與方外大虛嘗會宿於此有老僧時以行者給侍頗能道其當時談議遊從之槩若與此相發君曰古今人豈相遠哉後之視今亦黯然陳迹耳予病起再補南武選念菴以官僚北行繫艦眞州單

騎入金椒訪君君與同渡至城南聚處浹旬諄諄相與規切之意冬遊記可考見也君自以平居工夫沉寂不下未能入微未免礙世界嘗與念菴荊川言謬謂予悟性直截應用圓融以爲不及故觸衆怒薦之於　朝至於終其身而不悔而君之廉已向義洞於知人予自以爲不及方予之再告踰例無復用世之想當事者承奉風旨指爲

明朝首及之人復置黜籍予方惴然自艾而君猶自咎以爲相累也君嘗自病負意氣疾惡如讐不能含忍以是嘗取怨速謗於人雖在守土之吏有不自愛

者每規切太嚴人反以爲厲已往往持私短君君不之恤然善者諒其無他終始未嘗不以爲可敬也君嘗闢尼菴爲南譙精舍以居學徒每予至必羣邑中士友子弟百十輩相聚旬日其要在昭揭本心不欲以世情凡態自汚染君意廓如也壬子冬予與錢緒山再往南譙時君已病猶强起赴會衆若不能堪君言笑自若充君之志可謂孳孳而後已者矣嗚呼痛哉君天性敏毅以呼吸善類爲已任其好善赴急蹈危犯難出於性成嘗謂善人者國之楨六陽從地起拔茅連茹不論隱顯出處皆已分所當自盡此豈

世情謭謭相昵之情而已哉君於世故多先見曾石塘嘗爲陜西總督建議復套貽稿質之君君歷陳不可曾得書大省悟而業已上後卒如其言海上自都御史朱公紈後君謂六七年内倭且大作宜亟爲防禦人多不以爲然嘗欲城全椒以爲南京外輔屢白之當路以鄉論異同其議遂寢今之諸事視君言何如也君居鄉十餘年同志士友過江上莫不迂途就問浹旬乃去湛甘泉翁鄒東廓歐南野何善山裘魯江嘗先後官留都時時扳致城南聚處亹亹以盡相觀之益丙午春念菴再訪君君送至毘陵因與予及

荊川鹿園陳明水呂沃洲復爲旬日之聚是秋君送子入試時永康程松谿爲南祭酒永豐呂巾石爲司業請君寓南雍率博士弟子數百人聚講旬餘在二君方處師道之尊能忘已之勢而以師席遜君君亦自處於賓師之位能忘人之勢而直受之不以爲異人以是兩高之一時士大夫相傳以爲盛事粤自先師既沒講學之風漸微予不自量與二三同志砥切濯磨妄意聯屬期於不墜賴君同心過爲匡翼以督予所不逮好醜得喪無不與俱大業日遠吸吸焉仆而復興至於斃而不暇恤也君所志既遠才足以副

其所期自作縣以來不惟居官處家孜孜勤學雖出使臨邊往來途寓未嘗不以講學爲事予嘗入楚覽黃鶴諸勝與予遊者數十輩問所從來則曰君使荆時所興起也其在陜西也遡渭南躡西華延訪同志南元善趙景仁輩關中學者一時感興風之所及遠矣葢自聞學三十餘年人徒見其隨在效能瓌偉昭曠燁然自見以爲才之所致而不知學問之功固隨在有以成之也予與荆川嘗追憶東南同志之友自君之外如林東城萬鹿園皆予所謂莫逆者也君雄於氣魄擔荷世界與善類均其休戚若已有之彼若

有所不逮至於和睿卿頴津津然向往以求致於道則在東城鹿園亦各有以自立而今皆相繼以逝吾人後死者又將何以自委耶嗚呼哀哉君處家嚴於禮外內整整待諸子未嘗借以詞色馭佃僕恩而不縱思菴公性難事有過輒泣諫以彌縫之幼弟盲廢多方營娶使之有後既死分田廬以贍孤寡其篤於倫理類如此思菴卒於君歸之七年以君貴封唐縣知縣劉贈孺人印亦如今封思庵所聞異人之言與君所期至是悉應印孺人先君十三年卒年四十有二君以孺人共貧賤嗇於偕老誓不復娶孺人賢而

善理往來講學士友與邑之子弟常不絕迹於庭近饋遠齋豐儉以度一不以煩於君生五子汝學汝業汝行汝所汝基孫三儒傑俊汝業汝所汝基皆縣學生女四適太學生袁恂縣學生魯煒滁州衛指揮韓志荆縣學生張燁汝行汝所未及婚先後夭君於汝所之夭痛尤甚荆川以書勸之謂君之一身關係不小切願自愛無若子夏之見訶於曾子也竟得疾以逝易簀之前數日沐浴更衣拜祠堂書遺訓以授諸子猶作書答王在菴及巡按御史成井居論學喪葬諸儀皆絕筆所自裁定其地在縣東南新川綿山起

印孺人之柩稍遷向下而合葬焉乾山巽向葬期爲癸丑四月十日而封樹高下則太僕少卿呂巾石所更定者君去歸安邑士民思之不置後十二年君巳致仕尚書蔣公瑶推本邑人之情始樹碑記績以終其事君旣卒寧國守劉初泉率徽宣諸士設位會哭於陳公之祠周都峰張石川胡青巖顧日巖則先後哭君之墓同志士友過江上又莫不迂途往弔及在遠遣祭提學御史周如斗以君入鄉賢復祠於南譙書院是非至是益定矣哭而爲之銘銘曰嗚呼先師有言心如白日陰晴晦明終古不易翳以浮雲意欲

爲室是披是盪貞明以一君服斯訓以恂以慄如馬服釪罔俾駛逸煦育善類躬以爲率六陽從地以橐征吉君負意氣風鼓川溢嗟予同心孰爲君匹良知爲宗匪虛匪實於以致之俾藏於密邁往之資擔荷孔力逆順好醜永矢勿卹君昔薦我我則何德我今銘君君豈愧色

奉政大夫眞定府同知松泉胡公墓誌銘

予求友四方往來瀫水之墟蘭之先輩多聞人以道學節義名世其後輩往往法之胡氏蘭之望族石川子者善道居鄉予得而友之石川之兄爲松泉君聞

其敦行和親宗黨所共稱於時方顯宦業未之識也
一日松泉君之子欽方介石川之子欽周持狀謁予
湖上草堂再拜乞銘以誌諸幽予未識松泉君而交
於石川子況其行履卓卓有不誣者受而誌之按狀
君諱澤字秉仁號松泉祖艮驥曾祖穰十世祖校勘
公以下咸仕宋爲經筵長官子姓義不仕元名大宗
祠曰忠孝世泒出茗雲居仁厚里自唐歷宋著爲大
姓至有廟食爵封者父賓竹翁璡妣唐氏君生而凝
重簡峻貌確手恭不習而能十七嘗夢校勘公授以
忠孝傳芳圖書遂毅然以古道自持弱冠試補學宮

弟子文高伏人而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嘉靖乙酉領鄉薦三上春官下第以賓竹翁命欲速見官政授邵武通判丁外內艱先後補長沙建昌陞景州知州當事廉其賢欲以刑部員外郎推之辭不受隨陞眞定府同知復擬山西僉事不俟命下致政而歸君孝友純篤出於天性事親必協諸義故賓竹翁多善行與弟石川子自相師友懇款特至怡怡以古誼相規勸其交於人也不忘久要取人之善不以賤而忽其言使其位尊而行鄙亦必遠之而忘其爲尊居賓竹翁及妣喪哀毀逾禮知州考最例得貤封爲當事所

阻伏
闕疏陳致血誠竟得贈賓竹翁如其官唐爲宜人縈
親之願始遂亦異數也石川子出繼君白於賓竹翁
議四分其家石川子辭不受松泉君與其弟拒弗納
遂增益爲義贍之產一時稱兄弟之善者莫加焉燹
之後族屬散落君輔賓竹翁營葺墓祠而聯以宗法
族始有統君平居無惰容媚色輕財好施急人之難
少保文襄公嘗忤旨人恐波及多散去君獨不避周
旋其間僚友忌其名能有毀之者弗較卒之事白其
人反以獲罪又代雪焉其存心尚義類如此君爲政

篤於愛民在邵武釐正倉規歲省民以萬計撽理水口水口故多利權君嚴制商牙以廉靜處之鹽政大舉在長沙茶陵聚寇七砦勢相翼煽諸司懼不敢逼君臨其境先撫以恩信不用命者計擒之境遂安其在建昌總理統事白罷水次歲省數萬辨異獄數十士民建祠尸祝之君居官剛直自負恥於承迎故久不遷巡撫首舉淹滯擢知景州景故多水盜饑饉之患君悉心料理築土堤千餘丈以護城築敵樓二十四以禦寇設保甲援應等法以弭盜嘗於凶歲籍富戶育窮民以給使令賴以全活者萬計蝗爲災令富

者因地納蝗貧者捕蝗以易米至得蝗七百餘石秋
遂大穰人以爲二法未之前聞也其善政多於三郡
時三郡皆輔佐長吏景得以專用其才無所撓阻故
耳其在眞定白罷馬地租銀歲七萬餘兩辨分役夫
銀歲省數萬於他府權宜運餉開河運木歲省陸運
銀五六萬兩白令山西巨商代採皇木買至三十餘
萬而民不知擾又著均徭里甲邊夫鄉兵城操馬兵
盔甲援兵等議奏爲定令畿内取則焉自景至眞定
撫按薦疏凡二十餘上然君廉介特立不能與時俯
仰自歷州郡二十餘年嘗懷退志家居無餘財至告

稟於兄弟意超如也君志在榮親既得貤封歸志益力一毫無復冀望是豈以利祿動其心者哉君天性質直近道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戒諸子以孝弟謙和嫁諸女無華飾卒無侍妾君常掃室靜坐角巾野服率家人灌園種秫自號爲明農逸老未嘗見不能辨也君生於楓山先生之鄉嘗及其門又與凌亭巖同舉於鄉入國學值甬川張文敏公爲大司成甬川亭巖固楓山高弟也又得松溪程公一時相與砥礪益得以究其所學而在家庭又與石川子及鄉諸同志相與刮磨輔翼學益精詣君居官雖有善政

要皆幹局之良而其意則遠矣君心事如青天白日襟懷光霽一切世情習態未嘗泥於其中節義凜然期以益然出之漸幾於道尤謹於義利之辨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行矣聞者訝之旬日果遘微疾遠醫藥易簀之日悉撤所御物更衣瞑目而坐適有客來言朝政之大者復張目曰何幸及聞此也身後之事一無所囑衆請之曰吾負三罪以見先人葢君嘗欲作家乘闢義田營先墓而志未竟故云有泣下者止之曰無亂吾眞遂逝君於死生之際怡然順化殆庶幾朝聞者非耶君卒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三日距生

之年為弘治丙辰七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六配潘氏南陽府推潘士之女孫先三十一年卒贈宜人繼徐氏海州判徐旦之女封宜人子五欽中娶唐汀女欽　娶漳州府判陸體仁女欽方邑庠生娶貢士凌瀚女即亭巖也欽孚邑庠生年二十三歲而夭娶靑城縣丞趙馨孫女今守節欽建娶新城縣簿童餘芳女女二長適潘昭子子崖早世次適布政章橋子學謨孫男三宗顏娶給事中童适女宗岳宗岱尚幼孫女四未字所著有存稾稿應酬拙稿雜著感遇錄殊恩私慶錄及歸休事略議處事宜凡若干卷藏於家

是歲十二月六日卜葬於三峯菴左巖婆塢之岡菴
固宋盧墓所也銘曰人之禔身惟孝與弟所尤嚴者
出處義利曷云恒化生死之際視履而考庶幾無愧
哲人之鄉惟藉斯系孝子之廬惟定之比式銘其幽
用徵來世

文林郎項城縣知縣補之戚君墓志銘

吾友補之之行足以酬其言言足以彰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學爲已任而未見其止其命也夫君姓戚氏諱
衮號竹坡先世祥符人宋南渡祖伯乙徙居宣城家
焉伯乙兄弟皆舉進士世遠無徵四世祖諱遜入

國朝由國子生歷官至交阯右布政使遜生某某生琛琛生瑤即君之父也瑤號界溪循古敦行信義孚於鄉人配孺人金氏生三子伯元邑庠生仲亨季即君君生資頴通達倜儻不羣於他兒從伯兄業舉補郡庠生益邃情於易鑰啓絲分暢而有緒凡遇試以藝冣諸生知名一時君不務修飾篤於倫理胡方岡公爲郡守特禮重君期以公輔之器葢不專以藝重也東廓鄒先生判廣德時君常往從之遊歸未有得嘉靖壬辰以選貢入監時南野歐先生爲司業以良知之學開講南雍君得師事之始慨然一志於學求

友於鄉得貢玄略氏已而求友於四方累糧卒業於東廓南野二先生之門嘉靖乙未予爲南職方因偕玄略周順之沈思畏梅純甫輩受業於予予嘗示以所學之槩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

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君初歸自南雍亦旣自謂有所得矣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故夫君之學以不欺良知爲主腦以求自慊爲實際銷融習見期於盎然出之而後已宣州未知講學君與玄略輩傳述師說以倡於鄉鄉之士人信君之爲人日益與起今水西之會合六邑之士相信而從者不下三數百人講學之風聞於四方實君啓之也君務學皇皇若不及欲與人同歸於善見人之過惟恐其不能改

間有規切率寓意於言外使自得之故在金陵講學
之久君之所造日進高明而同輩相與遊從亦依然
與俱進而不能舍也嘉靖壬寅將謁選有小就爲阻
者君曰順時安分盡吾心而已奚擇焉春岡劉中丞
君故人也謂曰子將貼選必告我君弗以聞也授海
鹽縣丞居官以正學守已勤職以愛民興化爲已任
凡有大政及大疑必精思熟究得其要領密啓於令
而行之令亦服其誠款相信而不疑嘗承委鹽法寬
肩負之禁絶私販之途且勸諭招徠以爲弭盗之本
雪寃獄表節行勸助救荒開倉賑乏解紙入京常例

一無所得羨餘悉歸之官隨在盡心以示其慈惠勵貞白不以自委且自汚也丙午陞項城知縣任專權一盜得以行其安養之志其政以正風俗爲先明利弊以昭興革别善惡以陳勸阻辨邪正以示四方清飛隱之弊以均徭役嚴奢縱之禁以節財用嘗曰此治標法也乃立鄉約以興民行立社學擇師以教其子弟起古項精舍與士夫諸生時爲會期以明所學一切鉤距機警之巧非特其所耻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至於止開塞孫家渡之議復榮麻土產之徵剪除戚槩積逋之盜戮馬琥之

奸釋商瑾之寃其功德尤表表著明者也在項三年
政成君以疾乞致仕當道慰留再三君去意益決不
待報而行士民沿途乞留擁送抵家戀泣不能辭去
雖古循吏得民之深何以加此歸家乃日與諸同志
講明舊學以畢初志而遂不復起矣天之不祐善人
有如此此豈非命哉君天性孝友事母寢疾兩月餘躬
事湯藥晝夜未嘗解帶喪盡其哀執父喪如母哀有
甚焉以嘗受業伯兄終以父師之禮兄弟共財爨者
三十餘年待諸姪有恩不廢敎養俾爲國子生愼刑
部郎中皆有所成立君居官數年常祿之外一毫無

所縕不足則出舊貲以助費或議其矯君曰吾心所自安非有所強也君臨民未嘗有疾言暴怒民有麗於法者多方反覆以情求之不得已而用刑猶有惻焉如傷之色葢仁愛之情然也嘗曰我做官上下相孚只是箇不自欺又曰做官有三不要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名嘗著動靜知行中和臆說於師說多有所發明即此言行可謂不負於所志矣

竹莊處士朱公安人徐氏合葬墓志銘

山陰處士竹莊朱公泰州守東武君公節之父配徐安人邑儒存古先生輜之女東武君之母也處士卒

於正德辛巳七月五日從其祖素菴府君之兆葬承
務鄉朱鶴山之陽安人之終在嘉靖癸亥二月二日
相距四十有三年卜以明年正月十有一日將啓壙
而合瘞焉東武君以處士捐穀久音容日遠而潤闇
潛行又非他人所與知委諸文人恐不足以傳信乃
抆泪狀其槩乞言於予以圖不朽余非其人也顧予
與東武君爲生平道交諸子又從余遊義不可辭按
狀處士諱廷瓚字良器世家朱尉里宋有尚主者葬
栢舍今有駙馬塚子孫仍從葬云五世祖省元仲英
元季徙郡城祖素菴和遷今東武里父毅菴魁母倪

氏公生而穎異好讀書通諸子史及古文詞博涉陰
陽律暦算數之學能通其微善爲詩根諸性情不屑
屑音響格調而與宗工程法有暗合者又喜談古人
忠孝大節圖諸葛孔明李令伯像書出師陳情二表
居常玩以見志有莊在朱鶴山之麓種竹千餘本别
號竹莊居士與同志結社會飲耕讀歌咏其間以自
娱鄉人皆稱曰隱君子長者云予嘗覽史傳所記載
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辨認牛不問諸如此
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予以爲在率其性之所
安而已正不必然如處士未嘗有意負奇節獵高名

而處心飭行孝友懇誠往往常過於厚鄉之人有能傳其事者處士慷慨好義能赴人之急事毅菴公總攝家政及服勤公家事無大小悉以身任之不爲私圖弟廷瑞出爲叔雷後力贊毅菴均剖所置産以益之母病藥餌必親嘗以進衣不解帶旬月無隋容閫内之事一以屬朱安人而時維持之不以分責其弟與婦督訓東武君爲舉業諭之曰讀書在爲善士不墜家聲若徒區區一第之榮非所望也辛巳夏代毅菴綱運之南京往來冒暑毒疽發數日遂不起此皆鄉人所謂過厚然處士存心夷坦未嘗矯而行之亦

未嘗以此自多也方處士倉卒遭變家務棼結諸孤煢煢安人矢志厲節拮据補輯上下周旋世業賴以不廢安人天資淑慧習母訓祖通判蒙菴公殊鍾愛之及笄歸處士姑倪孺人素多病內事悉以委安人毅菴公治家嚴安人時時善伺顏色飲食脩瀡不出其手不敢進事姑疾尤謹左右省侍惟恐失其意倪晩年病腑瀣至出其溷穢無難色東武君領鄉薦南宮屢試下第歸必慰之曰得失有命君子惟安命以待時憂無益也貧不能事俯仰命之受徒以共饘粥一毫不欲妄干人及就養官邸東武君日所行事夜

必以告安人聞善政與利益於民則懽然以喜或聞用
法稍嚴則愀然以慼以故東武君歷官多善譽雖其
好脩有以自立亦安人成之也安人年八十猶親緝
麻枲積錢粟以惠孤貧東武君獻其俸餘則買田以
爲祭田每時祭安人必躬事洗滌老而益篤居常無
慢色譁語閨中坐不肅而嚴常戒諸女曰婦人言笑
不踰閫多言非美事也君常素朴越俗縮金銀爲髻
安人獨緇髻非慶賀不衣綺繡家祭聞殺猪聲遂斷
食肉月朔望必晨起焚香以祈福祐卒之前一日猶
拜起如常儀明日言笑自若及晚寢喉中微有聲奄

然逝矣古所謂無疾而終善人之報也處士生於成化巳亥正月二十日年四十三安人與處士同歲生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五脩長適半子男二長即公節泰州知州娶陸氏繼葉氏次公策娶陸氏女三適祝銀童鳴王偵孫男六應邑庠生賡辛酉舉人庶邑庠生度席厦孫女二適郡庠生劉國彥湖陂巡檢沈翰曾孫男三敬循敬脩敬復曾孫女四誌而爲之銘

銘曰公德長者而壽不盈安人壽考而德與幷修短有數非人之能天命所佑惟德之均養其和平以啓我後人以播其英以成其名勒諸珉石以告諸冥

池州丁栢軒雙墓志

翁姓丁氏號栢軒晩號醒翁天性敦裕與人不欺居家寛而有制少攻書藝以禮法自繩檢及壯事生理平物估用資俯仰不爲操切盈縮之計中歲有子能任家政遂脱羈羇累意度超然喜植花卉勺水拳石悠然有千里之興性尤愛栢作亭以栢圍之扁其亭曰栢軒因以自號晩年遊齊山得古刻醒翁巖三字嗒然若有契於心復號醒翁不復以世事爲念長子果勤於幹蠱晃輩協心季子旦幼禀異質習文史有尚友之志翁尤愛之嘗曰種田不如種子有子何慮

無田翁性行慈和家範甚肅尤敬賢愛客交友詞翰積盈几席終日笑歌亭中布素清閒翛然若方外人翁之所自得可知矣配王孺人孝敬慈敏得之天成事舅姑甚謹撫下和輯絕無厲聲暴色訓子姓以禮微差跌嚴責不少寬假佐翁之慈成翁之逸族屬咸賛孺人之賢而稱翁爲福人也曾祖泰通山儒學教諭妣華氏祖瑄妣桂氏父倫妣楊氏子男五長即杲娶芮氏冕王氏旻胡氏旦張氏晟舒氏女四孫男十紹臯稷伊夔龍契益丙其二幼孫女十翁生成化壬寅六月十一日卒於嘉靖辛酉六月二十九日孺人

生於成化丙午六月十四日卒於嘉靖乙丑二月十三日余往來九華常得接翁顔色知翁爲善人繫念不忘是年乙丑十月吉將與孺人合葬於郡東南十都山之陽子山午向因旦之請爲誌其略納諸壙中庶後有考徵焉

梅嶺周君墓志銘

君諱鳳更名廷通字時亨梅嶺其號也予與潮陽薛中離先生聚學天眞同門友巡按冷塘周君主浙闈試事嵊邑周子震與薦時嘉靖丁酉也周子年少而資慧志邁冷塘異其資且嘉其志遣受學於天眞聞

予與中離之教津津焉若有所得意欲晦養以待請命於君君許遂止北行僦山中之廬而卒業焉後予出遊天台過剡溪震隨君迓於溪口後數乘輿棹發剡溪每見君意氣言貌有加於昔謂予曰山人每聞震兒傳述諸公教言驗諸身心若有所契朝夕惴惴愧未之能詰也使愚父子得爲君子路上人終身布衣蔬食無憾矣嗚呼山人可以爲難也巳嘉靖乙卯君卒於寢卜兆不協權厝家山之後至癸亥得地於游謝鄉之三瑞山穴乾向巽始克襄事既葬震乃抆淚纂述君狀遣子夢秀乞銘於予嗚呼予識君素矣

況其子之言有足徵也君自幼篤茂莊慎規模不同
流俗君父諱坣號恒齋君嘗過庭恒齋嘉歎曰興吾
周氏者殆此兒也恒齋臨終以幼子爲慮君逆其志
請曰兄飽必不使弟獨饑目始瞑君年未及壯父母
俱不祿心苦匱乏日夜經營從勞瘁艱辛中樹植貲
產一毫損衆利己之事未嘗敢爲家日以裕時出其
餘貲以賑貧困鄉人多德之其待弟尤加撫育以翼
其成恐負臨終之囑也處家庭和而能肅遇端人正
士必加禮容歲時賓祭必虔必飭不敢有怠心中年
思一官以光榮先緒乃從事臬司太宰白川周公時

爲浙憲副廉君勤恪甚加器重雖至顯達每過浙必
召君恩遇之不忘君之素履固自有以見重也他如
郤廩生之酬還鬻子之醜救族人之難好義類如此
君從姪昺爲文學有聲君命賔從之遊學漸有植謂
君曰震業日有所就光榮一節可繼志也君遂絕意
進取以例冠帶震果以鄉薦仕籍漸通且篤志於學
足以慰君之心矣嘗觀世之人急急求榮顯惟恐不
至君自視漠然遂其子向學之願此豈小小自期者
可得而擬氣度豁豁容止恂恂事若機會而不戾於
衆氣若慨激而不傷於和處衆而不流犯難而不懾

庶幾乎君子路上人也父郎恒齋母戴氏生母楊氏
祖克溫曾祖澤榮高祖用彰六世祖安二七世祖儒
學提舉承祖其先居河南扈駕南渡始居杭之油竹
橋承祖父誠一官教諭始居於剡世有隱德以至於
今殆餘慶也娶王氏生震側室安氏生霖霞霽孫三
長郎夢秀邑庠生次夢稷夢科孫女二皆幼震授宿
松令廉能不阿改承天教授以講學育才爲已任君
之遺訓也銘曰丘園閒閒厥德靡疵葆光斂鍔弗究
其施有子善承彩粲葩舒豈必躬試而始爲奇瑞麓
之陽剡曲之湄于焉考德君子人與

宣德郎六安州同知蜀南諸君墓志銘

蜀南諸君以六安同知致仕之九年爲萬曆辛巳春秋六十有四十二月廿七日以天年卽世明年壬午十二月卜兆於鳳皇堂之原其孤萬邦持太僕卿朱君狀來乞銘時予年八十有五矣一切應酬文久以老謝而蜀南君於吾鄉爲耆德余固欲標勒以垂之遠而無由者惡得辭按狀君諱大繹字成甫以母葬蜀山之南故號蜀南云系出越大夫諸稽郢之後籍山陰世以儒顯五世祖諱炳炳生垌垌生宏宏生誠齋公宗弼配王氏舉三子公卽誠齋公之長君也生

而顏異習經生業入大期之會王太君寢疾躬湯藥者數禩及仲弟病弱視之如太君者又數禩而學坐是廢矣無何太君以夙疾終哀毁踰常不茹葷不入私壼者三年會同堂弟南明公憂歸語及太君輒涕南明公亦爲之動容因勸之圖斗粟爲榮親地遂奉例奏名嘉靖乙丑選授東莞少尹討賊有偉績擢倅東平理運道能聲藉藉爲督撫眞定梁公所器重尋同知六安公歎曰余始仕爲親也顧以仕故違吾父驩初志之謂何遂浩然南歸比抵家誠齋公勉之曰孺子薄仕耶凡一袍一粟皆　國恩國爾忘家古之

道也若父卽暮齒晨昏有若弟桱亟就官愼毋以親
爲念公承命趨六安適礦賊竊發公奉檄討平之伐
載士民碑中英山有宋姓者爲鉅賊朱飛所陷公立
辯其誣後宋以七十金爲公壽嚴郤之宋益感泣迄
今尸祝不絕居六安甫一稔有百姓若無綠不遇諸
青天之謠及誠齋公以病聞力請去者民詣臺省留
行者有青天白日甘棠遺愛之語然而公之去機大
張矣卽臺省慰留至再而祈請彌切迺許致仕夫今
之博青紫者卽褫職猶遲回干進況上官方嚮用未
已乎葢公性孝友其廢學也爲親其筮仕也爲親其

致官歸田也爲親噫厥維艱哉誠齋公歿毀頓幾滅
性居常念二尊人未嘗一日置其處二弟也以恩仲
弟蚤世撫遺孤若已子比公仕凡一切租俸悉付營
之弗問盈縮居家以儉朴率諸子自束髮迄白首衣
不純帛而至賙親族則毫無所悋每遇清明日城壕
有僵尸則屬傭人瘞之歲以爲常山中有陳姓者負
公久陳謀出妻以償公往諭之仍返券且爲渠償它
逋其好義樂施類如此平生無他嗜自致政歸惟種
魚蒔花結同志會談豐年而已君子曰古之大雅何
以加諸公生於正德戊寅正月十有二日配錢氏生

子三長萬邦郡庠生娶黃君大顯女次萬國太學生
娶寧化知縣錢君滔孫女季萬有先娶舉人張君鰲
化女繼娶錢君駼之女孫男七臣堯聘太學生陳君
木女臣舜聘威縣令徐君轂孫女臣迪聘陸君瑚女
臣藎尚幼皆邦出臣恪尚幼國出臣明聘歙州目裘
君汝昭女臣俞尚幼皆有出孫女四一許聘工部主
事葉君雲礽男汝芬一許聘太學生朱君朝經男郎
太僕卿朱公南雍孫也俱國出二尚幼一邦出一有
出公扁其齋居曰日日豐年在植心田余觀庭前玉
樹森然遶膝盎必有以鉅儒顯者則心田所致云銘

曰古重孝廉維國之幹厥德不渝叔世匙見顯允別駕其代孔多瀰瀰洪澤奚庸甲科南海之濱殄彼奸宄須句築隄安瀾順軌六蓼之野蝗臂當車謀猷式固民是用甦知足不辱投紱返里茶灶筆床稽山鑑水高風奕奕銘彼玄廬行者憑式流芳訏訏

壽官松軒黃君墓誌銘

徽休黃子鍾嘗客遊越久交於予稱相知也至是以其父翁松軒君狀來請銘而余數往來新安間士儒冠而會於講所者亦稍能道松軒之世君蓋長者也余故不辭爲次而銘之按狀君黃姓諱玉璽字世傳

别號松軒休南商山人也其先東晉時名元集者自江夏來守新安遂居新安凡四遷而止今居其先以進士科及儒行顯者頗盛而秋巖公名桂者特以孝聞桂生浩浩生德闕德闕生崇大俱以隱高崇大娶吳氏生子三仲卽君君始儒繼以多故中廢然性孝友不習而成故執親喪崇廟祀壟墓一如儀禮植其弟玉潤於仆一出已私有慕秋巖公之訓至築室以依其居一若其生存也勇公役怯私圖重道義恥勢利故捐金滿若干膺上獎懸扁盈室而已無尺寸之獲旣識士人於逆旅中厚甚及士人成進士守徽欲

一見君而不可得代且去始一餞於郊守歎曰君固高士哉乃獨使吾於故人義寥寥也其後年既高益自重每飲射他守必以賓屬君君亦不赴會

今上官高年守段公委君以服君始應曰國典也野民何敢辭乃受之噫君眞長者矣逾年病且革諸子屢更醫請語曰吾耄年得正命而終幸矣他復何望此殆近於達生者語畢而卒是爲隆慶巳巳十月二十六日距生成化丁未十一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配孺人程氏有婦道甚宜君先君卒爲嘉靖癸亥五月十二日距生成化乙巳七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九

子男三並卓愼有父風曰鑒曰鑾者並娶吳鑒鑾早世鍾娶程女二並適程孫七倫侃伊俊儷傑僑孫女三並適程大抵程吳二姓出浯溪臨溪中澤與黃並世族也曾孫五志毅志高志達志學志遠女四噫亦盛矣君之祥也鍾將以是年十月二十日合君與母葬長嶺攙塘考妣墓下故有是請銘曰公志博雅詎謭謭耶築室依祖不忘遠耶捐金赴公室盈畾耶故人爲守而僅祖於郊又末俗之所罕耶我銘其藏傳之孫子永不諠耶

沈母崔孺人墓誌銘

宣城沈君思畏攜其子懋學訪予稽山草堂一日出友人周子順之所為其孺人崔氏狀乞銘於予予讀狀而異之歎曰婦人乃知學乎孺人歸沈君纔三月即脫所飾簪珥勸君從學時歐陽南野文莊公講學南郡沈君往從之遊及歸孺人問歐陽公所講大義可得聞乎君以居常孝弟不欺此心為對孺人憬然若有省曰若是則婦人亦可學也自是禔身應務凡門內交承一以此為主以不欺心為課程或中夜偕沈君披衣起坐若有意於攝心之為者久之益若有省噫此士人所難也使孺人不為女子可以語於經

綸之義不然亦當爲博雅敦行人無疑也君雖大族
然貲故貧君又倜儻不事藏蓄凡中饋井臼事皆孺
人所自持拮据補緝晨夕勤事以爲常事舅姑以禮
縫紉酒漿𥻨臐滫瀡之具必以先之前後自給姑與
母王氏嘗相繼搆危疾孺人默禱於天祈以身代皆
刲股和羹以進姑性好施食飲服飾覺意有所屬輒
先意問遺以悅其心雖頻轉施了無悋情姑時不懌
必跪而請罪謹事沈君巾櫛衾帨之役必親以奉雖
已受封貴不以爲勞相敬相與三十年未嘗見有戲
言忤色其教女也愛不廢嚴其教二子也嚴過於君

不事姑息必擇君同志端良者以爲之師里巷諠囂諸劇戲事禁不與狎長子懋敬少時偶從輕薄子遊召跪終日自懟爲之不食備述育養期望之意以誘督之懋學性多傲過爲懲責孺人憐之脫所服戒指授之曰傲不可長毋忘爾父之訓繼以泣下自是二子漸馴飭謙畏知所向往二子業舉夜率篝燈績紡以助其勤語以節勞逸惜精神至教以讀書貴從容玩味勿令過苦則又老師所不及也孺人勤於女事雖在宦邸不廢紡織人不請績事召老嫗教之績遂以成俗尤勸君慎於刑獄多所平反君以優徙獲鹿

有在獄數年不白勸君禱於神徵之夢卜竟得白君用刑或過嚴輒命敬學等擊梆以止之君以御史徙湖廣僉事予嘗訪君蘄黃館於邸第孺人晨夕視饌必躬調以進以爲事師之禮當如是也聞余與君談說理道每竊聽記以商於君其好學如此沈君再徙廣西參議孺人謂君素剛直不諧於衆且太孺人在堂廣西道險遠非所宜往也君曰吾志也遂致其事以歸孺人篤於倫理伯子懋恭少從宦邸孺人撫字敎育均於已子人不見其爲兄之子也長爲之娶數歲未育俗疑以床不宜子卽以已床易之曰此床宜

子巳而果育伯兄女早孤孺人撫成擇婿而歸之歲時饋遺若巳出嘗於隙地見火光家僮以爲寶藏欲發視呵止之曰吾人以無故之得爲不祥吾所願一家平康他非所願也孺人性慈惠宗黨有貧不能婚葬者多方以求其濟饑歲則勸君發倉賑貸聽其自償里有喪婦管氏甚貧誓欲守節孺人迎食之以成其志以是宗黨皆曰孺人有德於我鄉人皆曰孺人有惠於我孺人資性沖淡寡嗜好嚴靜自持就之色溫而氣淳非大禮慶未嘗衣華飾侍兒贄御未嘗見有袒衣傾立之態嘗曰墻壁屋柱皆有鬼神縱欲欺

人安能自欺孺人未嘗讀書然性敏慧好古每取列傳及稗官小說令兒輩誦說大肯見古人壯節懿行則擊手詫歎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以從臾兒輩然者嘗割雞不忍遂斷肉食沈君間叩以所聞文莊公之言述答不遺一字以爲一生所受用在此豈忘之耶孺人深靖簡約內範肅然其事舅姑孝而能敬事夫慎而有禮待子姓嚴而知訓施於宗黨鄉隣惠而不失其節而又率其所安持之以恒久尤有近於儒者性情之旨古所謂士行非耶沈君生平力學自勵以古聖賢爲期從師問道不憚遠

涉敭歷中外二十餘年能以文學飾吏治不緇於習
染中年見幾勇退尤人所難雖其學問之功有以自
致而孺人協相之助不可誣也孺人病寒疾轉痢臥
床雖久而神爽不亂病且革旣瞑長女侍浴忽甦問
爲浴者誰女以婢對則怒女曰婢入時帶尚未解乃
喜頃之遂逝雖古易簀之事何以加此噫難哉孺人
生子二長懋敬國子生娶韋氏次卽懋學邑庠生娶
王氏女四長適建平庠生王應禎次適邑人奉祠孫
賢次適邑人楊德嘉次許聘郡庠生梅武孫男四應
祖華祖孝祖順祖孫女二長許聘屠次幼未聘孺人

卒於嘉靖庚申八月初五日丑時距生年癸酉三月十七日卯時卜以是年十二月九日葬於建平周公冲乙山辛向銘曰婦德在藏兮雖美勿沽昌以銘之兮予識其夫夫也志學兮迪茲師模曰不欺心兮爲三字符不欺斯誠兮天與爲徒婦人合志兮德豈云孤莊慎惠和兮內治允孚同心勸狀兮匪諛匪誣嗟哉孺人兮今也則亡

王節婦鄭氏墓誌銘

余隱几金波園中涇邑友人沈生一楠齋俞子允升肅子以寧杜子惟誠諸友簡以吳子從本翟子仲平

傳狀請銘於予曰鄭氏王節婦者王子鉦之妻一楠外祖母氏也其死節著聞於鄉犖犖一婦人非得大人有德者一言誌之無以表見於世顧予年踰八十有心戒不復爲應酬文一楠再三泣請予哀其情節義之事關於世風且念諸友之意許之爲之言曰嗚呼死豈易言哉士嘗學問談說理道覬利害夫覬利害則何能以死死能談理道則何以不死婦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利害之計彼其所托者謂何一旦殉志以死其視士君子厥爲難哉予讀節婦傳狀蓋益悲之節婦歸王門僅百八日而鉦以義赴家難卒鄭泣

血什地顛沛濵於死者屢時有娠從娌勸以自寬毋
令王官人不祀少甦越二百日而舉一女適邑人沈
九思卽一楠母也晨夕號慟飮泣縞素足不踰限所
居處輒涕成痕卒喪其明鉦既葬朔辰忌旦哀慟悲
咽行道酸之女能言敎以烹飪織紡及笄擇攸遣配
沈子敎以恭順無違閫儀密嚴子侄以歲時接見止
於閫外雖婿猶不得侍飧衣弗飾首弗髢居常慼慼
無歡容曰未亡人何以禮哉人有巧計以貧苦無聊
勸令改節婦以死誓曰我夫死我待死而已白首益
堅奉姑俞氏孝謹俞衰疾嘗藥烹餌身任其勞寢不

解衣至巳疾婿姪欲爲迎醫弗受藥嚬蹙曰速死從地下幸矣生死久暫四十餘年矢心一致況當逆境艱苦備嘗百折不變不爲巧計之所撓尤士人所難也鉦初葬某處欲祔祖壠改葬王家渡及啓棺棺且朽躍入抱髏骨大慟殞絶竟以此卒於此益信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無剩欠也士人泥理道眩利害或有所假借緣飾其間節婦舉無所托精白一念之死弗渝信乎良知之在天下千古一日未嘗忘也大夫祝君扁曰完節通學諸生以節行舉於監司亦以見好德之同也其行實載在邑

秉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陰嗚呼古稱從一而終誠然哉銘曰節婦懿行孚於國俗金石匪堅至性爾篤終始云云能用其死表爲世風有愧男子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菴王公墓表

三衢西安在菴王君字璣字在叔先系皆以純德世其家父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諱文暉生三子君爲季初頴慧淳篤漸漸若成人始生時仲又無嗣求爲子比有識即懇求歸不忍背所生純孝之心出於天性有如此十歲就小學比長師授周易大義三十一始補郡文學雖習業舉子志存尚友聞有道

白沙之學者心竊慕之嘉靖乙酉鄉舉業已中式限數不及錄名巡按洛陽潘公例行激賞謀於督學五溪萬公聚業萬松書院以考其成萬爲陽明先師門人與聞師說卽渡江禀學先師一見喜其悃質龐厚無他腸外朴內炯心授記焉時予始識君遂定交相與卒業丁亥先師起赴兩廣道衢君與欒君惠王君修易林君文瓊鄭君禮輩候於江滸復求印可臨別以詩示之有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意蓋有在也戊子舉於鄉北上途遇廣西陳大綸言自師軍門來遂與計偕已丑舉進士時都下同志大倡良知之

學若中離薛君南野歐陽君旣同年念菴羅君松溪
程君雙華柯君及陳君輩晨夕聚會究明師旨庚寅
詔選科道君名在選中授兵科給事中辛卯迎養二
親時遇
郊祀得推恩貤封壬辰余與緒山錢君赴就
廷試諸君相處益密且衆至六七十人每會輿馬塞
途至不能行乃分處爲四會而江右同志居多每期
會余未嘗不與衆謬信謂余得師門晚年宗說凡有
疑義必歸重於余若爲折衷者舊會仍以翰林科道
部屬官資爲序余請曰會以明學官資非所行於同

志盍齒序爲宜君倡言以爲然至今守以爲例衆中有舉致良知與體認天理同異爲問者君謂心一也以其自然明覺而言謂之良知以其天然條理而言謂之天理認得天理即是良知致得良知即爲天理一也余曰是則然矣致與體認終當有辨謂之體認猶涉商量致則簡易直截更無藏躱處毫釐之間存乎默識非可以意解測也癸巳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務之暇即進諸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一時同官若蓮峯葉君石雲沈君遵巖王君時相討論宗要以政爲學繼遷江西布政司叅議

與藩臬爲會同仁祠若今少師存齋徐公時爲督學契厚尤深省下水洲魏君瑤湖王君曾江裘君輩咸在會中而東廓鄒君師泉劉君念菴羅君輩往來聚處虔吉饒信之間多士雲集師門之學益若有所發明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二親憚於遠行乃攜二僕單車就道地稱繁劇職兼郵傳九廟大工役起轉輸勞悴成疾且聞僉事公恙思一見面乃連疏乞休銓司以年勞當遷未即覆允而外艱計聞矣匍匐奔喪還衢哀毀逾禮屬大工告成詔賜内局花銀十兩洎終喪太宜人張亦卒六載廬

居狮養益邃乃申衢麓講會以引掖後進爲已任凡
朔望次日則附郡之士至每季仲月則屬邑鄰郡之
士至人心翕然興起龍丘瀫江徐天民徐用檢力任
此學倡聚同類即命二子念偉念聖師天民時常遣
赴瀫江之會其勇於好善有如此庚戌春起復補任
徐州兵備秋陞福建布政司叅政時江北淮濟之墟
人民逃移田里荒廢　廷議欲設才望重臣撫治之
遂晉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撫營田使領
勑赴任不次驟更要職葢公論也君勸課巡行悉心
招徠自開府抵癸丑凡再朞流民復業者衆事漸就

緒而河水連溢亟以異災聞於
朝時言官論列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候蓋有陰主
之者矣六月南還舟中染疾徐宜人卒於途君歸一
意斂藏借方外士静處潭山收精葆和更號六陽山
人余常出赴懷玉青原白鹿復古諸會往來衢麓君
出迎講舍歔謂余曰孔氏轍環亟於行教子心亦良
苦吾人年近七十獨不聞堯舜耄期亦有倦勤之慮
乎余惕然曰非君愛我孰聞斯言但余之求友四方
志在取善求益若專以行教爲事而忘自淑計亦疏
矣且師門晩年微旨幸有所聞恐致中絶亦思得一

二法器轉相傳授以衍此一脉如綫之傳此余之苦心也未識同心能相諒否君憮然亦若不以爲迂此豈世人情好可得而喻也哉君素康强兼善攝養癸亥春忽患微痞至五月八日加泄瀉又五日終於正寢十有二日也君容貌魁碩舉動詳慎言不出口恂恂然有如儒生而以禮自防皎皎然有如處女沈篤淳懿氣毅而溫縱不聞學知其必爲君子無疑也君敦重倫族自家食時留心祠堂族譜墓舍祭田歷官後始漸爲之俸餘產利半以供祖塋祠享之用在諫垣論疏侃直以不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在在有能

聲然君志在力行古道不以幹局爲良也君三十九
舉於鄉四十仕於朝剔歴中外二十餘年得返初服
在林下優游十年所造益熟世慮淡如也嘗自謂平
生無過人惟出處自覺分明不曾少有降志辱身處
人亦信以爲然君平生唯講學一事以忠信爲本致
良知爲的聖賢爲期出處夷險恒無間然至與未至
則存乎自信非人所知也其卓行大節與夫經濟履
歴之詳及世系生卒子姓婚姻具載友人陸愼中氏
狀中可按而知余獨取其不可泯之學表之墓石以
終始尚友之志庶後之覽者知所考鏡云

半洲劉公墓表

予友半洲劉公既沒之若干年其孫侍御君臺以心源萬君狀屬同年孺東徐君徵言於余復緘書與幣馳數千里申前請曰先祖苦心勵行志於性命之學沉鬱不及表見不肖罪也矧先人及陽明先師門最久辱在同門相知敢求性命之文以表之望門下推一體之愛廣錫類之孝特賜揮擲俾得勒珉墓側曰某有道之筆表其先人之兆不惟臺輩得逭不孝之罪行道者其將有所式矣予不肖愧非有道之言顧與公同事夫子相知最深又重以侍御君之委其敢以

文辭所以信今而傳後固將有所待也按狀公諱敬夫字敬道別號半洲始生之夕父一洲翁夢張南軒至其家因以命名七歲就家塾每所授書夜則默誦不遺翁異之進曰記誦末學也所貴了悟耳公唯唯而退嗣後日所記誦夜必就翁解之欣然若有所領時年九歲先是母李氏早世公追慕不及見每向隅泣不自勝翁亦歔欷淚下慰之曰兒早失恃幸我在且繼母可事古稱大孝必曰虞舜以善事繼母故也兒能盡心焉汝母亦慰於泉下矣公心領之日夜事繼母曾氏如已出唯諾問侍纖鉅弗違人知公孝之

純不知其有所受之也十四就試弟子員督學以籩豆之事命題公未云此爲敬子云爾俎豆聖人所嘗聞焉督學奇之置第一一洲翁久不得志於有司歲庚午始舉於鄉歷官二十餘年所至以清儉名公博聞强記淬勵不倦補緝經理勤於家政使翁無内顧之憂晨昏之助蓋有頼云翁篤於倫理葺大小宗祠新硎祖墓八九世恩澤周於宗黨賑貧恤孤悉公營助之凡相知者咸服翁之有子也公性資靜默慎於交遊自劉兩峯石峯易台山劉獅泉三五君湖山諸君子外罕所接與時陽明先師倡學虔臺公與諸君

子往從之聽講餘月始而信中而疑終而卒業焉語同志曰吾前所信者信人也非自信也中所疑者非疑人也自疑也終而信者乃自信巳信故疑疑故信予謂學莫貴於善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公可謂善學矣先師家居四方從者雲集公往浙二三年聽講之暇日夜坐小樓證悟所聞予相與聚處有交脩之助焉公歎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此師門宗旨予曰獨知無有不良良知者善知也可欲之謂善有諸巳方謂之信信者信良知也公頷之曰良知知知是知非予激之曰良知無是無非未達余曰是非者善惡

之幾分別之端知是知非所謂規矩也忘規矩而得其巧雖有分別而不起分別之想所謂悟也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此性命之根無爲之靈體師門密旨也公將信而復疑待其自悟不以相强也辛卯應試後偶寢疾召醫視之豎云症由積勞未可旦夕愈也翁驚曰吾兒有三勞前勞記聞中勞家役後勞講學豎言弗誣次年果卒余謂記聞家役則誠勞矣若夫講學育德養身逸之道也何勞之有顏子雖竭才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不幸而短命氣數使然非講學之過也公卒年四十有二平生學力在庭闈本於孝悌愼

於言行嘗舉烝烝之義問於先師師曰舜惟以孝和諧父母兄弟引咎自慝不格其姦所以能致底豫蓋父子兄弟不責善責善則離非順德也若曰不至大爲奸惡則非其旨矣公得所印可益若自信常愛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母之語曰此卽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夫子之所未能而學也可以觀其深矣配張氏痛公之歿悲哀悽愴誓不踰閫閾三年竟以憂終鄉稱烈婦云長子震龍今封刑部主事能紹公志訓育諸孤侍御君臺卽其孫也深信良知之學期以自奮世之有道能文足爲表著者豈無其人君

獨拳拳屬意於余思以纘承家學發其淵源之所自其所尚可知矣要之君子有諸中而不可掩者徵諸子孫亦無俟於人言而後傳也

鄉貢士陸君與中傳略

君諱光宅字與中雲臺其別號也生而穎異孝友俶儻有才略任俠不羈性頗縱逸不屑屑於檢繩伯兄五臺君仲台石君憂之一夕率以謁余金波園謂余曰吾弟受業於先生之門未敢言學但得稍事脩飭不致傷生爲幸多矣余笑曰有是哉留處浹旬服從絢奕不脫吳中風度而興則超豁時時諭以節情繕

性滌垢拔俗之意與中惕然若有所省辭歸數時復
來卒業見其行李蕭然布衾敝服所隨二蒼頭一切
務爲澹朴氣斂神翕歉然若不勝者訝之與中黯然
自失曰宅不肖不聞先生之教幾於虛此生矣余歎
曰若與中可謂善變也已五臺君聞之喜曰吾弟懲
艾若此豈惟藉以保命全生於此學亦將有望也嗣
是往來加密而意日親嘗問爲學之要余曰學莫先
於立志莫切於辨志志者氣之帥也一生幹當行持
惟隨志所轉只如與中未聞學以先是一樣人及今
聞學以後另是一樣人志爲之帥也志有小大小志

牿於形骸所見惟目前雉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興若夫擔負世界以天地爲心以萬物爲命尚友千古不安於近功小慧如神龍變化不可羈縶方是大志不可以不辨也與中遍交海內英賢而獨心向於予所從最久余亦深以晚年得友於與中爲慰相視莫逆也與中謂余曰夫子嘗稱顏子好學今也則無然則曾子子思而下所學果何事耶予曰難言也曾子子思諸賢雖皆用心於內與師賜殊科猶有門戶可守徑路可循有可用力處顏子則啓乎不扃之牖由乎無轍之途庶乎屢空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

無所用力也然此非有幻冥玄秘之術功夫只在目前夫子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只是循循博約之訓竭才無可歇手處一毫不可自欺故能不遠而復有用力處然後有無可用力處非可躐等而致也與中所志遠已且真若有見於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相信益篤乃闢天心精舍啓尊師闍羣集東南同志士友百數人儲廩授餐晨夕究明師門宗說顯證默悟燁然有風動之機與中復以其餘力究心内典若有所得請質於予師門所謂良知即佛氏所謂覺其間頓漸之說有念無念不盡有為不住

無爲種種同異於師門何所當也願扣密義余笑曰彼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前所舉顏氏之學已盡其義夫子克巳歸仁之旨克巳者修巳也一日而成乃是頓教非以效言也有念爲邪無念爲正四勿諸根互用是從一念攝歸無念卽所謂屢空也循循欲罷而不能卽不盡有爲也脩無念不以無念爲證脩空不以空爲證卽不住無爲也纔滯言詮卽落窠臼爲仁由巳須從一念入微實致其知從心悟入不從見解意識揣摩始爲自得耳與中憮然若有所悟因自號覺菴云陸唐相宣公之後世居嘉興後徙華亭石

碑歷會劄縣爲平湖其子孫遂爲平湖人淞舉浙江鄉試第一累官南京光祿寺卿贈副都御史生杲刑部主事累贈大理寺卿與中之父也與中孝友出於天性事大理公及母淑人沈與所後司務公及母談咸得其歡與中以經濟自許尤留意邊徼事宜間出所見擘畫中窾聽者服其才隆慶庚午領順天府鄉薦其後侍大理公喪踰年而屬春官當計偕天下士法不得以期喪罷試有司勸駕終不赴督府以隆孝遺榮存其家與中自視歉然也與中好施予家有餘訾顲振人之阨而自食脫粟肉不重味衣布素雖敝

弗易也家不殺生雖昆蟲微物無故不忍傷之大理公創義田以周宗族與中贄佐居多嘗闢義塾羣族里子弟爲延師訓之舉族婚喪者咸待以成禮其好義樂施類此予方次序其所學表孔顏一脈宗傳以成其初志凡先世源流與日履曲節細行及妻孥之泒有誌其墓者爲之纂述無俟余言也子基仁執狀來請傳故據生平所與交往相成之槩書以貽之狀載與中卒於萬曆庚辰六月廿三日距生嘉靖乙未九月五日享年四十有六疾革執基仁手曰生死事吾了之吾今見極樂世界也書無極太極四字而沒

說者謂與中之學以仁爲本而悟徹性宗故至沒不亂云

周生可學小傳

周生名可學余友入有之長子也年甫二十二歲生於嘉靖辛丑六月廿一日午時卒於壬戌正月十九亥時卒之日有之方赴試南宮不得與可學一見而訣且憐其早達傷悼無已乃述短狀以予爲通家乞一言以惻死者之情用徵將來按狀生字子道伯父司諫君順之所命也資性溫粹靜默寡嗜好侍父母唯唯無抗容侍伯父處親友敬而有禮與二弟同學

友愛怡怡宗黨以孝弟稱娶李氏四年未嘗見有妮情忤色褆身甚謹未嘗一踐非禮之地鄉人皆嚴之文藝學識斐然可觀司諫君嘗示以身心之學凝神俯聽懍然若有契於中者嘗語同學曰人生如寄不必畏死惟潔身速化乃爲善耳謂母曰我等好學之人皆上天所降生非凡流可比又語妻曰我家忠臣孝子俱有但少一節婦耳因指列女傳訓之聞者皆異其言且以爲奇一日忽澡身沐髮入房與妻相揖若永訣之狀乃先就寢忽起坐曰喉有痰疾呼二弟至相顧不復有言及母與妻至已逝矣卽其所履無

一不與所言相酬事固有兆以爲之先非人謀可得而與耶夫大化流行於天地間倏聚倏散不可得而齊自元會觀之百年亦旦暮耳生既早達可無怛化後死者反屑屑過而傷悼作此無益之慟亦見其惑也已可學與弟可教同胞而生譬之一樹抽爲兩枝一枝先萎生氣專有所鍾所發必厚此固物理之足徵者焉知非造化默爲消息以致之耶然則有之亦可以自解而免於西河之過矣因立小傳以畀之

丁母慈節傳

丁母者餘姚丁行母岑孺人也少寡誓志節可尚矣

老遇寇救子亡軀其慈可哀也稱慈節者旌德也母少歸丁時二十三而夫亡長子任方二齡行孕未彌月哀傷踰節其姑曰吾兒喪恃爾爲養爾不自愛如遺孤何母强節哀黽勉俯仰未幾姑二少子繼亡姑亦亡母抱二子泣曰吾值丁氏運數之奇若此吾何以自植乃茹饑服寒治麻枲爲食飭備中外孀居凜凜丁夲故巨族咸敬且憚過母廬必式有疑事者皆來質成於是母之節大著於鄉族教子能言即迪古訓時陽明夫子講學於越祖母太夫人屬姑孫故熟聞夫子講學遊其門者俱成大儒於時指二子曰爾

長無望富貴易門閥得與聞王門學成一儒者足矣二子及長備贄使求王門入室高弟故行首事予自是遍交四方同志咸爭以子弟延師之任又早世子弟師任者咸師行於是行之學日孚衢婺杭越之間歲乙卯倭夷入寇殺人如艾草行率妻子隣屬背負其母奔山谷賊追逼行乃使其屬俱遺財帛匿母於叢棘中而自出與賊言曰爾所欲者財帛耳殺人無益也今財帛俱在惟爾所欲賊取財帛并縛其叔暕而去毋見行就縛遂出身呼救賊斷其背仆地行乃呑泣與賊曰吾胷中有奇策必見爾主而後言賊乃

引見賊主延之上坐行曰有叔在遂坐叔而侍側賊肅容問計曰吾有上計度將軍不能行無已言其次請問次計行曰將軍肆屠戮致人命於煙燼豈其本心哉不過多得財物以歸耀鄉族耳賊曰然曰今財帛盈室矣如不早去征兵四面來集安得出虎口以歸享其所得乎賊乃前席請計將安出行曰多得不如早歸尋間道而出曰何爲間道曰來路即歸路也賊大喜即欲與同去行曰吾與將軍去必行吾上策但吾母孀居苦節棄屍於道不得歸殯與父合葬吾心裂矣又安能與將軍畫計策耶雙泪迸下賊黨亦

不覺垂淚曰吾得盈載而歸足矣又何上策之求耶遂併其叔遣回將出門有一賊馳刃及身行曰吾領將軍令非逃也遂與還見賊主曰出門遍地皆兵吾將安之乃携賊主手須親送吾賊送出門及涯目其渡溪拱手而別於是行得歸葬其母縣貳愚丘羅鈇聞其事作母狀以旌之君子曰母之篤志於慈愛天性也身殉子死出身呼號忘其子之匿也必身殞氣絕而後其愛始息行臨危暇豫因事制變以誠孝感賊致賊流涕誰謂賊無人心哉卒能需血出穴歸殮其母合父葬以終成母志且併出隣族子女與叔非

其平時學力無欺其能臨難不奪如此此哉毋壽六十有三死不爲夭豈天將忍此以旌其敎耶作慈節傳

亡室純懿張氏安人哀辭

嗚呼痛哉夫婦人道大倫乾坤法象萬化之宗易家人之繇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内外各正則恩義篤家道昌然而女貞則利婦順則吉閨門之始其所重尤有在於内也安人少余三歲成婚時安人年十五聚首五十餘年中間違順好醜得失枯榮利害凶吉色色種種其變如奕其紛如絲其倏忽如雲至不可窮詰自今思之何異昨夢賴安人與余同心日夜經

營彌縫補葺使變者寧紛者理倏忽者定優游容與以至於有今日又何異夢之得醒也嗚呼痛哉予性疎慵不善理家安人纖於治生拮据綢繆終歲勤動料理盈縮身任其勞而貽余以逸節費佐急豐約有等家政漸裕不致蠱敗渙散安人成之也余少病羸不任勞役安人隱憂於心晨夕愼護葆嗇精神惟恐有傷幾微節宣依依款款不惟外人不及知余與安人亦若相忘而不自知者使余氣體漸充無疾無咎不致未老而衰安人相之也安人不惟裕吾之家保吾之身而其大端尤在於廣嗣續輔德業以成貞順

之化余弱體畏遠居室安人慮不測欲圖得子以副終身之望早年卽爲置妾理膏飾容舍巳均惠密調隱攝惟恐不當余之心識者謂有樛木逮下之德余自聞陽明夫子良知之教無日不講學無日不與四方同志相往來聚處安人旣貽予以逸得以專志於學贈遺聯屬覲省慰勞不致獨學寡聞以負師訓識者謂有雞鳴雜佩之風嗚呼安人所見者大其所德於予者深矣安人終身行實仲弟叔學巳爲序次其槩得有所考鏡所逸潛德隱行恥事表暴非惟外人不及知雖兄弟至親亦有不得而盡知者迄今不爲

一言以章純懿使之泯泯無聞於後所不忍也安人成婚十年不孕及爲置妾又七八年無就館之期安人憂苦幾成鬱疾予偶授異人口訣得其絪緼生化之機萬物異類與人皆然施有度受有期絪緼有候須賴黃婆入室調和通諭始中肯綮予歸密語安人欣然任之如法鍊習十餘年間連舉八九子或墮或傷成而長者三人即禎兒與令斌吉是也人謂安人未嘗有子安人笑曰淺哉見螽斯百男后妃一身豈能自致惟其溥惠於衆故衆妾之子皆其所生一體之愛原未嘗有彼此之間也始予職方在告同年陳

見吾讓者爲紹興司理相友善時司歲計者疏請變廢産以實公儲司理董其事爲擇處廢寺上田百餘畝價可數百金帖以遺余謀諸友人咸謂不求而得於義無害可受之以語安人訝曰君平生所講何學無故受人白業將以遺子孫雖不求而得非惟心有所不安恐亦非子孫之利也予悚然愧服遂歸帖謝絕之凡予有獵心之萌安人每委曲諫諭類如此以爲妻子相信外人始相信未嘗假借以遂吾過家人得朋之助功行尤密非偶然也安人素知予淡於慾故能割床笫之愛益相忘而無所忌素知予志有所

在故能諒其心不泥其迹益相信而無所疑是雖交相成之道抑亦可以爲難矣譬之地道承天海嶽所生之物皆地之功海嶽不得而有焉乾雖健行非坤道代以有終乾之德亦不能以獨成也予性資夷曠平居少憂滯出則朋交樂聚俛仰訢合有舞雩童冠之興入則妻孥洽比熙熙愉愉有琴瑟靜好之懽一切外境忻戚若無足以當情者然非安人爲之周旋從吏其間或未免內顧之慮與水火晱葦之嫌求其廓然坦蕩相忘相信終始相成其可得乎安人資禀凝重寡言笑動止有恒雖衆務糾紛隨宜靜治未嘗

見有匆遽之色凌戾之容嚴於內外之辨男僕成童者非奉呼役不許入內門僻隱處非女奴相隨不由至老以爲常尤不苟於諸宗親隣黨遠近無不信之如女師然予嘗謂先師遇朔望弦晦及忌辰必齋久厭腥羶時食淡味可以助養脾元故安人中年以後亦持是齋固非以求福利也嗚呼安人非直有近道之資徵諸日歷幽室之行可質神明家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庶幾無愧焉使安人不爲女子可以與於儒者心性之學不然亦爲敦行君子無疑也安人嫡母鄭夫人爲督學鄭遜齋公之女沉靜有女德能

通五經女史安人自幼受詩易爲之講解頗通大旨蓋有自也中年好佛虔事觀音大士掃靜室持普門品及金剛經晨昏誦禮出入必禱寤寐精神時相感通若有得於圓通觀法者嘗問予夫子良知之教與佛教同異予謂良知性之靈心之覺體佛是覺義卽心爲佛致良知卽是開佛知見同異未暇論也問觀音能度一切苦厄有諸予謂此事合憑念力一念覺時卽是見佛苦厄頓消所謂自性自度也問因果報應予謂一念善因終成善果一念惡因終成惡果其應如響止惡脩善不昧因果便是大脩行人一念萬

年無有生滅卽無輪迴知生則知死矣又問六如之法予謂人在世間四大假合而成如夢境如幻相如水上泡如日中影草頭露如空裏電倐忽無常終歸變滅所謂有爲法也惟無爲本覺眞性萬刧常存無有變滅大脩行人作如是觀借假脩眞卽有爲而證無爲此世出世究竟法也安人俛而思恍然若有所悟常謂無非無儀婦人之分凡與諸內人言惟及勤儉衣食生理人道之常見人有能心綺語卽面赤含章內閟未嘗以所得拈出示人故人莫得而窺之耳予所述安人遺行皆本諸平時耳目所覩記其所紀

經品大旨亦皆隨機開諭之說學術毫釐末之詳及捲葉可以止啼弄丸可以解鬭求其有益於得斯已矣非以倣佛也幽明雖隔此心之靈未常不相往來少有溢美之言安人且將咦我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安人臨訣之言已能不為生死所怖予猶不免介然於懷者夫婦之倫本原於性予於安人茹德更深感愴悲慟自不容已非徒兒女戀戀之情爾也嗚呼痛哉安人不可復作矣兩姨薰習安人身教最久攝主中饋志頗同行日夕兢兢頗能以禮自閑上下交承不敢有違遺則或可保其終身無忒也二兒性行不

同雖未見有遠志久服母訓頗知孝友儉節無蕩縱僻戾之失術業大小終可冀其有成安人常以未得孫憂幾壯之年生育方殷遲速有待可無慮也禎兒雖亡冢媳持志貞專係心靜業弱女相依爲命閫儀肅然待二兒得子當先立繼承祧鼎立門戶以成本愿少慰安人臨訣之懷不令落莫也予年逾七十齒落髮疎精氣日耗百念盡灰無復有用世之想安人歸穸時已治預墓一日百年眠食之外隨緣待盡無復多慮惟是師門晚年所授指訣脩身無力未底於成且未得一二法器可付托每疚於心以故求益四

方之念老而未衰尚賴安人不忘平生翼我於冥冥之中匡所不逮使大業日遠不致有負初心固安人終始大惠也嗟哉安人予復何言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十終